

1105  
=117

經30  
8947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六十八

毛詩後箋

小雅甫田之什

甫田

序云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甫田三詩序皆以為思古不獨甫田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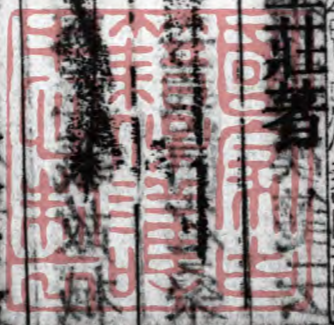
偶與詩自古有年同耳朱子譏之以為序專

文之論矣小序之古指成王時也詩之古與今

成王以前疏以信南山推之謂此古亦禹理或

詩之今非詩之古豈用以生說哉承琪案傷今

思古之說王季



續古之人皆及古以迄于今匪今斯今皆及今雖未敢即以爲

某王之盛時亦未敢即以爲某王之亂世是其說不始於詩序

辨也然補子大略篇曰小雅不以於汙土自引而居下也汙土

驕君也言作小雅之人不爲驕君所用自引而疏遠也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

其聲有哀焉注小雅多刺幽厲而思文武據此則所謂傷今思古者其誼出

於荀卿知毛序源流甚古不得疑其援詩以立說明矣古古

倬彼甫田傳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正義曰齊甫田傳甫大

也以言大田故謂爲天下田也承琪案倬本兼明大二義故棫

樸倬彼雲漢傳又云倬大也說文倬箸大也乃合二義言之桑

柔倬彼昊天箋云倬明大貌亦與許同若雲漢倬彼雲漢箋云

倬然天河水氣也韓奕有倬其道傳云有倬然之道者也此皆

讀倬爲灼專用明義此傳以甫田是大田故倬亦但爲明貌蓋

言明乎彼甫田猶之止篇云信乎彼南山也十畝一夫之類

歲取十千傳十千言多也箋云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城

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

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

井通起故言十千土地穀畝一鍾正義曰十千者數之次成舉

其成數故云十千言多也又引王肅孫毓申毛皆謂此言多取

田畝之收而已詩賦之作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秦氏

毛詩曰箋曰竊謂鄭以制度言詩不若王以人情言詩也嚴華

谷亦變其說以爲百取十焉萬取千焉則分十千爲百事而各

爲之說近於肌度又不若鄭言制度之有據矣正義申鄭云孟

子言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若井稅一夫是九稅一矣此詩之意刺幽王稅重當陳古稅之輕而言成稅萬畝反得重於什一者孟子言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五禮通考方氏曰九一什一甸法文義一耳野之九一爲九中之一則貢之什一亦什中之一而已但以井田畫方而成則以八而包一故不得不以九一爲法貢法長連排去則以五十起數十夫有溝百夫有澗千夫有澮萬夫有用狹以十相乘亦復整齊而易算耳烏有什一爲數而取其一反使奇零參差而難算也哉承琪案箋以歲取十千爲一成之數特舉井田之法爲九夫而取其一耳若於溝澗之法亦可爲十夫

而取其一矣周法本兼貢助匠人注以貢助通率爲什一所以解徹爲通義若孟子言三代稅法實皆什一則以貢法民田五十畝貢上五畝助法民田七十畝公田亦七十畝借民力以治之而止自收其公田之人貢爲什一助爲九一盈朒之數本不甚懸殊周則百畝而徹兼用貢助雖立法稍有變通而於申莊之準初無不合故曰其實皆什一也故貢助通率爲什一以解孟子請野一節則可若其實皆什一之文在論三代田制之下夏但有貢法殷但有助法何得二代通率而云皆什一乎程不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傳烝進髦俊也治田得數俊士以進箋云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耨間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正義曰攸介攸止毛雖不訓準

生民之傳則不爲舍而止息王肅云是君子治道所大功所定  
止傳意當然箋以此田農之事介止相對止是止息故介爲舍  
也文承或耔之下以止舍講習以成俊士於理爲切故易傳承  
琪案生民詩毛鄭皆以款攸介攸止爲句文意本與此絕殊不  
得準彼爲訓此介止毛雖無傳然其訓悉爲進謂俊士以進則  
毛意當亦爲舍而止息蓋必有所止舍而後可進髦士也文選  
魏都賦注引韓詩章句曰介界也鄭以介爲舍凡廬舍必於界  
上是鄭義本之韓詩亦以申毛非易傳也六一盛服之禮本不  
以社以方傳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許氏五經異義從  
左氏說其工有子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知社非地祇正義引  
鄭駁以社爲五土之神其工爲后土止爲配食又云毛氏解社

其言不明惟此言社后土其義當與鄭同承琪案毛以方爲迎  
四方氣於郊考月令迎氣不言祀事據此傳知方祭卽迎氣之  
事與周禮兆五帝於四郊注疏家皆以爲迎氣之祭者合但月  
令迎氣有中央土而毛祇云迎四方氣者豈以社爲后土而申  
央其帝黃帝其神后土上文以社已足當之歟何氏古義曰詩  
每以方社對舉以后土乃中央土之神旣立爲社自不當在五  
祀之列故禮止言四方承琪謂方爲四方則毛意社爲后土指  
中央土神言之故疏云義與鄭同也賦言田賦其文辭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傳田祖先嗇也箋云設樂以迎  
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正義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  
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是也夫司徒注云田主田神

后土及田正之神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則田祖之文雖主於神農而祭尊可以兼卑其祭田祖之時后土田正皆在焉故鄭總言詩人謂之田祖也承琪案疏謂大司徒言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則田主惟社稷不得有神農此言田祖其文得兼有后土后稷不知毛既以后土屬社而於田祖但言先嗇則后土爲社神先嗇爲稷神漢書郊祀志云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其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據此知田祖不兼后土明矣鄭箋分社方爲秋報祈雨爲次年郊後之祭其實此章是統言爲農禱祀致其誠敬祈報皆在其內如方爲迎氣於郊卽合一歲之方

祭言之不止爲秋成報功而已雲漢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明於方社言祈何止於報以御田祖言祈不言報者互辭見義猶方社言齊明犧羊田祖言琴瑟擊鼓耳鄭以一章而畫爲兩年之報祈又以農夫之慶爲大蜡勞農皆迂拘非達詰也疏云成王來止謂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箋云攘讀當爲饗饁饗饋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饗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正義曰王肅云教農以閒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承琪案鄭箋之說已爲王肅孫毓所駁而王肅所自爲說尤謬自古無所謂嘗土之法者後儒各爲之解亦未盡安鄭傳云攘取也取其左右之饋而嘗之夫奪取曰攘

取目獲之於此已為不倫且左右字無著毛西河以獲為獲  
臂左右為左右手此本六書故獲為將袂出臂之說戴氏詩考  
正從之說文獲獲臂也此即獲臂之字然獲臂取食又何須左  
右並舉也孔彛軒據曲禮注獲古讓字言農夫各以其食讓與  
左右鄰并偕耕者互嘗其家人所作羹飯孰言與否也但此承  
田峻至喜之下而專言農之讓食雖可知民俗之美不足見上  
意之勤惟嚴緝引曹氏曰獲卻也謂田峻之官卻除其左右之  
從者而親嘗其饘之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此說近之毛  
於此無傳者出車獵狃于襄傳襄除也釋文襄本或作攘毛意  
豈以攘與獲同左右為從者之稱其義易曉故無庸訓釋歟  
案大田注氣林取獲以而曰雲然而事亦風式並不與也

俶載南畝箋云俶讀為熾載讀為菑栗之菑時至民以其利耜  
熾菑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菑正義曰此及載受良  
耜皆於耜之下言俶載南畝是俶載者用耜於地之事故知當  
為熾菑謂耜之熾而天地以菑殺其草故方言入地曰熾反草  
曰菑也案今方言無此文承琪案鄭云俶讀為熾者熾與植同聲鄉射  
禮古文職為載今文或作植是讀俶曰熾猶讀俶曰植也植又  
為置論語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其杖七錄穀梁名淑論衡  
作穀梁賓論衡見案書篇亦其例也載本與栽通中庸上天之載注云  
載讀曰栽謂生物也又栽者培之注云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  
栽猶植也今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此箋不言  
載讀為栽者以栽亦植也與俶義復故云讀為菑栗之菑正義

引弓入菑粟謂鋸弓餘以鋸菑而裂之猶耕者以耜菑而發之  
是菑爲菑殺其草故又引方言反草曰菑皇矣釋文引韓詩亦  
云菑反草也此義於田事尤合故箋末復申之曰田一歲曰菑  
既方既阜傳實未堅者曰阜箋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  
時也稽古編曰方阜堅好皆指穀實而言不比生民詩歷道菑  
稼生成之次第故彼連用十字而此僅以四蓋生長之條茂已  
具於前章庭碩中矣又堅好即生民之堅好也至生民之方毛  
以爲極祇鄭以爲齊等此詩之方毛無傳鄭以爲房謂孚甲而  
未合時也彼生時統言其苗此成時專言其實所以異乎然則  
此詩之方阜正與彼詩實發實秀相當耳發管而秀出則先有  
孚甲而實猶未堅所謂阜也毛云實未堅者曰阜故兩詩皆以

堅好繼之承琪案阜字本當作草說文草下云草斗櫟實也一

曰象斗蓋杼櫟之實名曰草斗者謂其殼也俗書作阜引申之

凡植物有孚甲者皆可稱阜周禮大司徒其植物宜早此草省作阜

物鄭司農云早物柞栗之屬今世閒柞實爲阜斗其實栗亦爲

阜物則賈疏以柞實染阜爲名非矣此詩既方爲孚甲始生而

未合則既阜爲孚甲已成而未堅耳孔疏以阜音同造轉訓爲

成非其義也

禾稂不莠傳稂童梁也莠似苗也焦氏里堂曰說文莠禾粟之

采生而不成者謂之董莠重文作稂莠禾粟下生莠讀若酉采

即穗字爲禾成秀之名童之猶言獨也禾病則秀而不實實者

下垂不實者直立而獨露於外故名童莠說文禾粟下生莠繫



傳作下揚生莠揚者簸揚之謂粟之不堅好者簸之必在下農  
桑輯要云穀種浮秕去則無莠徐鍇亦謂莠出於粟秕今俗稱  
粟之不成者尚曰下揚說文正以此訓莠之所由生也承琪案  
說文禾粟之采當從陸釋文作禾粟之莠若作采爲禾之秀而  
不實者則此經上文既堅既好箋云盡堅熟盡齊好矣安得又  
有秀而不實之根乎說文莠訓當是禾粟下讀揚生者句段注  
謂禾采下垂莠則采同而揚起不下垂故曰揚生者得之焦氏  
孟子正義又云莠之爲物有二御覽引韋昭答問云甫田維莠  
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也但今狗尾草徧野皆一種自生不關  
粟秕所種則下揚所生之莠別爲似禾之物與狗尾異大田不  
根不莠傳既以根爲童梁根莠一類惟根成於病莠生自種爲

有別耳承琪謂毛傳兩言根童梁又言莠似苗說文莠莠二篆  
相次蓋根爲莠之未成者莠則已成而揚起者又說文皆連禾  
粟爲言則莠莠自是禾粟間一種相似之草惟其擇種不純雜  
以浮秕致生根莠故惟禾粟中有之國語馬餼不過根莠亦對  
食粟之馬爲言若爾雅孟狼尾本與根童梁列爲二草又莠名  
狗尾隨處有之不應獨惡其亂苗然則根莠自是害苗之草之  
專名其狼尾名蒼狗尾名莠或因禾粟之根莠以爲名而實非  
一物要與詩言無涉耳詩言禾稂曰莠書傳曰莠不害其氣善則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傳炎火盛陽也箋云螟螣之屬盛陽氣羸  
則生之今明君爲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使自  
消亡正義曰以言炎火恐其是火之實故云盛陽也陽盛則蟲

起消之則付于所生之本今明君爲政害無由作而云田祖者以田祖主田之神託而言耳李迂仲曰唐明皇時天下大旱蝗姚崇爲相遂遣捕蝗使乃援此以爲說其實與此詩異也承琪案姚崇捕蝗之事當時倪若水已移書謂之然不害其爲善政但不必以之解詩耳蓋詩以明君爲政能除蟲害而言田祖以神其事自不得謂爲實火故毛以盛陽解之箋疏申述其義益明此先儒解經之精與後世備荒之政本不相涉若持此以證經則捕蝗之法惟能打撲飛蟲且焚且瘞若螟本蠹蟲爾雅翼以爲無足小青蟲陸疏云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之二蟲者又豈可打捕而付之焚如者乎又疏又言又豈可乘昇炎火釋文乘如字執持也韓詩作卜卜報也段氏毛詩傳

曰其昇猶俗言付與也爾雅卜子也承琪案此訓報者白虎通義著龜云其赴也小爾雅赴疾也禮記少儀喪服少記注並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是訓卜爲報猶訓卜爲赴也男炎火者謂亟取而昇之炎火也說文有滄萋萋興雨所傳滄雲興貌萋萋雲行貌所所徐也阮氏按勘記據諸書証正萋萋當作淒淒所當作所是也又云傳雲興貌段玉裁從顏氏家訓定本集注作陰雲貌又云此經本作興雲顏氏家訓始以爲當作興雨釋文正義唐石經皆從其說段玉裁云說文淒雨雲起也滄雨雲見雨雲謂欲雨之雲凡大雨之來黑雲起而風生風生而雲行所謂有滄淒淒也而風定白雲彌天雨隨之不斷謂興雲所雨公及私地作興

雨於物理經訓皆失之呂氏春秋務本論漢書食貨志隸釋無極山碑韓詩外傳皆作興雲鹽鐵論後漢書左雄傳作興雨當亦後人以顏說改之耳承琪案顏作興雨引班固靈臺詩邠邠甘雨爲證本非無據善文選注引毛詩亦作興雨卽鹽鐵論水旱篇左雄傳之興雨亦未必盡由是改或原有兩本引者各從其家耳若以經文傳文核之則滄與淩淩已混雲貌誠如顏說何勞復言興雲且下文雨必及私廷形容雨之徐若作興雲亦於文義不貫文選張景陽雜詩淩風起東谷有滄興南岑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此正用毛傳以滄爲雲興貌傳旣以滄爲雲興則其下經文必不作興雲可知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邠邠然而不暴疾明以邠邠屬雨知邠所見毛詩必作

興雨卽呂覽本作興雨邠邠經義雜記據王氏詩考引呂覽作興雲然高誘注云陰陽和時雨邠邠不暴疾語與箋略同知其本亦當作興雨也盧召弓曰近人頗疑雨不當言興然楚辭天問云萍號起雨起卽興也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箋云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主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承琪案此詩言公田周頌噫嘻言駿發爾私是周有公田之明證孟子云惟助爲有公田者蓋承上文龍子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之言貢法民田五十畝而以五畝之人爲上貢故不制公田夏小正初服于公田解者以公田爲君田卽藉田也初服者謂庶人終于千畝此說近之故惟助爲有公田者對貢法言之若徹法制公田正與助同故孟子卽引夫田之詩以證雖周亦助萬充宗學春秋隨筆據趙注孟子周人耕百

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又司馬法云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小司徒云九夫爲井是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中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八而不收餘畝之稅不知九夫以地言非以人言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謂稅其一夫之地是明有公田百畝矣或謂殷制同井公田在私田外周九夫爲井公田卽在私田中夫百畝之田兩澤均被何由區別而詩乃先公後私言之鑿鑿不幾成虛語乎此詩言公田與私田言無害我田稗此稗彼有不獲稗承琪案篇中三稗字不同次章無害我田稗此稗字當從韓詩幼稼見闕宮釋文及說文幼禾之訓謂禾之初生而未壯實者故蟲喜食之正義與植對言則謂是晚種之稗蟲不應專食晚種者故稗當兼早禾晚禾言之若此云不獲之稗則闕

宮傳所云後種曰稗者蓋以晚種後熟不暇收穫事或有之耳此有不斂穧正義曰穧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聘禮曰四秉曰筥注云此秉爲刈禾盈手之秉筥穧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卽引此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是也定本集注穧作積稽古編云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不斂筥亦音穧是同一集注孔以爲穧作積董以爲穧作筥矣集注一書唐尙存宋已無之董所見不如孔之真也承琪案鄭注聘禮以筥爲穧名不過比方其事本非講筥字同穧又注周禮掌客云筥讀爲棟栝之栝謂一穧也是筥穧同義不同音無由借筥爲穧阮氏校勘記云集注積或當作穧以齊資得通用而借積爲穧也此說近之

來方禋祀以其騂黑傳騂牛也黑羊豕也正義曰上篇云以社以方而方社連文則方與社稷同用太牢故以黑爲羊豕通牛爲三牲也且上篇言犧羊是方有羊明不特牛故爲太牢宰色不同者毛意蓋以此四方既非望祀又非五方之帝故用是牲所以無方色之別承琪案正義述毛旣以此方爲四方之神而又謂毛意以四方非望祀非五帝殊不能自圓其說卽如大宗伯青圭禮東方之類其牲幣必各放其器之色亦不應錯舉騂黑無方色之別竊意毛本不以此方與甫田之方同毛詩寫官記曰曾孫之來本勸農也然飴食之餘方且以禮祀爲事而或以騂或以黑焉禮祀或則祈或則報也故曰方言方有事於此耳此說近之

瞻彼洛矣言新穀之豐無不備也東風發於此序云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承琪案序云思古明王則詩中君子當指明王毛於庭燎之君子至止采芣之君子來朝皆云君子謂諸侯也而此不言者殆以君子本指明王其義易曉歟箋以君子爲諸侯世子來受爵命者以韎韐爲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此蓋本三家之說白虎通義爵篇引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其下又云世子止受爵命服士服何謙不敢自尊也故詩曰韎韐有奭世子始行也此或卽係韓詩之說然鴛鴦亦云君子萬年與此詩二三章文同彼箋云君子謂明王也然則此君子亦當指明王爲是云至止者或因會同征伐所至而有

爵命之事故曰福祿如茨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傳興也洛宗周漑浸水也泱泱深廣貌承  
琪案傳意明以洛水之漑浸喻明王之恩澤鄭箋所申不誤但  
下文君子即明王福祿即恩澤箋不當屬之諸侯世子耳此洛  
水正義引職方雍州其川渭洛證之是矣宋王安石始以爲豫  
州之熒雒呂記朱傳皆從之惟王伯厚詩地理考云此非禹貢  
導洛自熊耳之洛淮南墜形訓注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  
南流入渭詩云瞻彼洛矣是也段懋堂說文注云雍州洛水豫  
州雒水其字分別自古不紊魏黃初元年詔稱漢以火德忌水  
去水爲雒魏爲土行又除佳加水變雒爲洛自後二字始多淆  
亂承琪謂禹貢有豫州之雒無雍州之洛惟導水東過漆沮據

水經注引鬪駟以爲即洛水然禹時未必有洛名始見於周禮  
職方毛詩正月傳以宗周爲鎬京此云宗周漑浸水則其爲雍  
州之洛甚明漢書匈奴傳武王居鄴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亦  
即宗周之洛水也

韎韐有奭傳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箋云  
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段  
氏儀禮漢讀考曰傳當云韎者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句韐所  
以代韠也箋當云韎者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韐祭服之韠合  
韋爲之皆分析韎韐二字別義各本譌舛不可讀王氏經義述  
聞云毛傳原文當作韎染韋也今本韎下有者茅蒐三字此涉  
鄭箋韎者茅蒐染而誤衍也蓋毛以染韋一入之色爲韎而不

以茅蒐爲韎故曰韎染韋也一入曰韎鄭以韎爲茅蒐之合聲則以茅蒐爲韎而不以一入爲韎故曰韎者茅蒐染茅蒐韎聲也若毛以茅蒐爲韎則與一入曰韎之文自相違戾且毛既云韎者茅蒐染韋則鄭不須更云韎者茅蒐染矣孔陸所見已是誤本故不言鄭與毛異耳承琪案王說是也一入曰韎韎韎韎韎有爽以作六師傳韎所以代鞞也天子六軍承琪案傳意似當以韎韎爲天子之戎服候人傳鞞鞞也此云韎所以代鞞也蓋以鞞鞞爲朝祭之服戎事則以韎韎代之不應專指士而言鄭箋泥於禮經士服韎韎之文遂謂此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任爲軍將使將六軍而出夫世子未命即使服士服而來然既任出征之事豈

尙不賜之爵命而仍服其士服以出乎此理之必不可通者故

後儒多據周禮兵事韋弁服及左傳韎韎之附注以爲軍中上

下同服天子至士皆服韎韎承琪謂次章鞞琫有秘毛傳通言

天子至士琫琫之飾則此章當亦通言天子至士戎服之鞞其

義實與鄭箋不同鄭箋於次章云既受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能制斷案首章箋方云未遇爵命

將六軍而出則次章之受爵加賜又在何時兩章經文皆承君子至止之下而一未受爵一又受爵殊相矛盾陳氏稽

古編以鄭注韋弁服及杜注韎韎之附注皆非鞞不得韋合韎

韎爲一事然鞞與裳同色鄭注司服以韎韎爲弁又以爲衣裳

韎既所以代鞞則以韎韎爲之可知司服注又云今時伍伯緹

衣古兵服之遺色西京賦云武士赫怒緹衣韎韎此亦可見古

人以韎韎爲戎服不當專爲士之祭服矣

鞞琫有珌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正義曰古之言鞞猶  
今之言鞘以公劉鞞琫容刀故知鞞容刀鞞也公劉傳曰琫上  
飾鞞下飾者以彼無珌文因琫為在上之飾下則指鞞之體故  
言鞞下飾也阮氏校勘記曰段玉裁云鞞刀室也即刀削削音  
肖削之上刀把其飾曰琫削末之飾曰珌承琪案琫當以釋名  
所言室口之飾為正  
詩每鞞琫連文若係刀把與鞞何涉  
小爾雅鞞珌鞞之飾也此解為正有讀為又言有鞞有琫又  
有珌也公劉傳下曰鞞上曰琫略舉上下之體而已釋名與毛  
所說各異戴東原氏改此傳云琫上飾鞞下飾珌飾貌非也鞞  
不可言飾戴說據釋名也又陳氏稽古編與段說合承琪案公  
劉傳下曰鞞上曰琫竝不言飾可見鞞為刀室琫珌乃所以飾  
鞞此篇正義申之最得傳旨馮氏名物疏譏毛自相矛盾孔不

得已而為之詞皆非是左傳藻率鞞鞞鞞即琫也集韻琫  
或作鞞此亦

鞞琫連文而不及珌與公劉同杜注乃云鞞刀削上飾鞞佩刀

下飾殊誤劉炫故據詩傳以規杜過孔疏乃云鞞鞞或上或下

俱是此則曲徇杜氏不及詩疏之諦當耳傳又云天子玉琫而

珌珌諸侯盪琫而鏐珌大夫鏐琫而鏐珌士琫琫而琫珌此據  
正義

本與釋文定  
本集注不同正義曰傳因琫珌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

出何書也天子諸侯琫珌異物大夫士則同言尊卑之差也說

文琫佩刀上飾也天子以玉諸侯以金珌佩刀下飾天子以玉

段注云毛傳天子以珌說文珌屬甲天子玉琫而珌珌此當云

天子以珌諸侯以玉淺人妄竄改之又說文琫屬禮佩刀士

琫琫而珌珌盪金之美者與玉同色禮佩刀諸侯盪琫而鏐珌



段云天子玉琫琕琕備物也諸侯璽琕琕讓於天子也璽美玉也天子玉上諸侯玉下故曰讓於天子也大夫鏤琕琕銀上金下也士琕琕琕琕有玉琕之稱貴於琕自諸侯至士皆下美於上惟天子上美於下承璽案此傳所言雖不著所出然說文於琕琕璽下皆引禮云云則毛亦必據禮逸篇之文不應互異如此說文琕下云天子以玉者因琕有玉琕之稱以玉猶言以琕未必淺人妄改諸侯爲天子也然玉琕琕琕上下究有不同正義惟當言天子琕琕具物耳若諸侯璽琕琕黃金謂之璽其美者謂之鏤是諸侯琕琕同以金爲之此所以別於天子也王莽傳璽琕琕璽璽與璽同亦上下皆用金之證孟康云璽玉名非大夫則皆以鏤爲之士皆以琕爲之說文諸侯璽琕琕士琕琕是

裳裳者華

恐是傳寫之誤定本集注作諸侯璽琕琕大夫鏤琕琕皆非也  
序云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案全詩皆極言賢者德行才藝似其先人以見不可棄絕而刺幽王之意自在言外孔叢子引孔子曰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蓋經文祇有此意序小人以下乃推原所以援古刺今之由耳蘇氏詩傳謂小人讒諂詩之所無而釋首章云君子內修其身而發於外譬如堂堂之華而附以潯然之葉無有不善者也今幽王積其不善其發於外者儼然小人爾是以君子思見賢君以寫其憂然後樂處其朝也是仍不能外序以爲說矣

裳裳者華傳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朱氏通義曰董氏云裳古文作常案說文常下帛也从巾尙聲是裳本作常下云芸其黃矣又云或黃或白或疑卽常棣劉勰文心雕龍云雅詠常華或黃或白亦以裳作常然徧檢諸書竝無言常棣華黃者此詩旣以其華爲黃白色則非常棣明矣華谷竟解作常棣若果是常棣無疊言常常之理恐仍以毛訓堂堂爲正承琪案廣雅常常盛也似卽釋此詩之裳裳或所見詩本有作常常者耳其葉湑兮我覲之子我心寫兮傳湑盛貌箋云興者華堂堂於上喻君也葉湑然於下喻臣也明王賢臣以德相承而治道興則讒諂遠矣覲見也之子是子也謂古之明王也呂記引陳氏曰華葉上下相承而俱茂以興賢者前後相繼而榮顯也長樂

劉氏曰之子謂賢者功臣之子孫也李氏集解曰此詩只說賢者之類而乃以華喻君其說爲不類此但言賢者之昌盛如此承琪案細釋經文實不同鄭箋所說裳裳者華當喻功臣之美盛湑兮之葉當喻世類之繁昌且凡詩言之子者皆見在之詞無有稱古人者況之子與君子詞氣自分輕重箋以末章君子爲其先人而之子乃斥明王非其義矣

芸其黃矣傳芸黃盛也何氏古義曰芸草名言如芸華之色黃也爾雅權黃華郭璞注今謂牛芸草爲黃華其黃華葉似苜蓿邢昺疏云牛芸者亦芸類也承琪案此說非是老子夫物芸芸注芸芸華葉盛貌是芸爲草木盛之通稱詩連黃言之故傳以芸爲黃盛若以經證經則若之華亦云芸其黃矣彼傳云若陵

若將落則黃爾雅若陵若黃華葉白華芡舍人孫炎皆以黃白  
爲若華色異之名此詩三章云或黃或白則裳裳者華或卽陵  
若但毛以此芸爲黃盛而彼爲將落者芸爲黃之極盛盛極則  
落亦理勢所必然故此言其盛彼言其衰隨事取興義相成耳  
我覲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傳言世祿也大雅文  
王不顯亦世傳云士者世祿也彼正義引五經異義據公羊穀  
梁左氏說以周制世祿有大功德亦得世位宣十五年左傳正  
義又云鄭駁異義引尙書世選爾勞又引詩刺幽王絕功臣之  
世似爲許鄭義異其實世祿爲常世位非常許鄭之意略同故  
大雅又引鄭箴膏肓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  
者是有功特命則得世位也毛傳但言世祿此箋云守先人之  
祿位則兼位言之正義謂士乘兩馬經云乘其四駱則仕者得  
乘四馬故竝位言之義自可通但此乘駱直承之子文來卽謂  
之子當乘四馬耳箋以此之子爲明王乘駱爲賢者之子孫兩  
句之中文義隔絕非是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左陽道朝祀之事  
右陰道喪戎之事案荀子不苟篇引此詩而曰此言君子能以  
義屈信變應故也韓詩外傳云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  
專制事無繇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捧持于前洞洞焉  
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成文武之業履天子  
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  
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

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卽荀子所稱屈信變應之說也說苑修文篇引詩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韓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直經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據此所稱詩傳當出於三家左之右之亦明指朝祀喪戎之事與毛傳合不似後儒但以取諸左右爲說一味鑿空也

王使之世祿子孫嗣之稽古編曰以似爲嗣詩之恆訓集傳曰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夫維其有之正承上宜與有耳左之右之可云在內乎且形之於外者又何所指乎承琪案潛夫論邊議篇云議者民之所見也辭者心之所表也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此卽有諸內形於外之意集傳之解似非無本然序言刺幽王廢世祿之法則似爲類其先人古說自不可易襄三年左傳言祁奚事引此詩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說者多以爲斷章今案祁奚舉其子午使代己爲中軍尉又舉羊舌赤爲佐亦是代其父羊舌職本皆似嗣之事雖與先稱解狐同爲建一官而三物成然解狐未命而卒傳云唯善故能舉其類類卽謂世類之類然則引詩或專就舉子言之亦無不可不

則燕羣臣可知故以湛露觀之則知桑扈之思古以賓之初筵  
觀之則知桑扈之傷今也范氏補傳曰此篇之序不言思古其  
詩皆陳古王者之事大抵序詩者主于發明詩人之意有序所  
言而詩無之者詩意未盡故也有詩所言而序無之者詩意自  
顯故也學者要以是觀之承琪案二條可作讀詩序者之總論  
君子樂胥受天之祐傳胥皆也箋云胥有才知之名也祐福也  
王者樂臣下有才知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  
天子之以福祿正義引孫毓述毛謂天子以至庶人皆有所樂  
是樂之大者承琪案賈誼新書禮篇云胥者相也祐大福也此  
釋樂胥與毛義同箋於大雅韓奕侯氏燕胥魯頌有駉于胥樂  
兮竝訓胥爲皆而獨于此讀胥爲諧以爲有才知之名義近迂  
曲且此詩樂胥卽有駉之胥樂文法倒裝古人往往有之無容

易傳

之屏之翰傳翰榦正義曰釋詁云榦榦也舍人曰榦正也築牆  
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然則言榦榦者皆以  
築牆爲喻承琪案爾雅榦榦儀榦也此謂翰爲榦之假借毛傳  
與爾雅同皆所以明假借也正義標傳文翰榦當引釋詁榦翰  
榦也今本榦下脫翰字惟呂記引正義榦翰榦也不誤又正義  
引舍人注榦所以當牆兩邊榦當作翰左傳莊二十九宣正義  
引皆作翰邢疏引亦作翰詩疏作榦亦傳寫誤耳十一成二正義  
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傳戢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  
多多也箋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  
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正義曰毛以爲言  
王者之德如此則天下之民不戢聚而歸之乎不畏難而順之

乎承琪案疏以不難爲畏難乃用鄭箋難字之解然畏難而順  
義殊不安竊意毛傳不難難也未必如鄭以自難爲義顏氏家  
訓書證篇引詩傳曰不戢戢也不儺儺也不多多也據此詩難  
字本作儺傳當讀如倚儺之儺儺有畏楚傳云倚儺柔順貌則  
此不戢者言民皆聚而歸之不儺者言民皆柔而順之民既歸  
順故受福多耳古字儺或作難周禮占夢始難故書難或爲儺  
鄭云字當作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故此箋亦以難爲戒懼之  
義然未必合毛意也或又據說文引詩受福不儺則上句必非  
儺字今案說文魑見鬼驚詞从鬼難省聲讀若詩受福不儺此  
當同今本毛詩作不那傳寫誤作不儺蓋那者奈何之合聲左  
傳奔那則那正與見鬼驚詞義合故許書讀魑若那王氏詩考

以受福不儻列爲異字亦據誤本說文耳  
彼交匪敖萬福來求箋云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則萬福之祿就而求之謂登用爵命加以慶賜賦氏經義雜記謂左傳成十四年引詩彼交匪傲襄二十七年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同一左傳同引一詩不應互異漢書五行志引傳作匪傲匪傲應劭曰言在位不傲訐不倨傲也論語惡微以爲知者釋文云微鄭本作絞是微絞古通毛詩作交蓋絞之省借故漢書作傲毛公於此及采菽彼交匪紆皆無傳鄭箋依字訓爲交接恐非漢志所載左傳爲古文今本出之杜氏未足深信趙孟引詩作匪不作彼與漢書正同尤爲明證成十四年傳作彼交杜注彼之交於事而不惰微

是杜從鄭箋所改漢志匪傲當從應仲援說爲不傲訐師古改爲傲倖非是承琪案臧說是也匪彼二字古雖通用此詩義當作匪絲衣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與此詩四句文義相同此匪交匪敖當與彼不吳不敖一例耳

序云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承琪案首章傳云大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有時正與序文相應由毛公作傳與序別行故有時用序語爲傳若謂序多毛公所爲則傳中所已言不應又襲之而爲序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傳言休息也箋云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

若無恐懼毛西河續詩傳鳥名曰戢左翼不可解正義謂舉雄者言此襲爾雅辨雌雄法然此是戢非掩也且戢左翼非掩右翼也乃後人承其誤者如函史諸書且謂雄以右翼掩雌左翼謂之戢左翼則以掩雌翼而曰戢雌翼已自難通況雌翼而曰其翼可乎且未聞禽鳥之宿有以彼翼掩此翼者宋人張載有云禽鳥竝棲一正一倒戢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右翼以防患于外世多稱之第鳥棲正倒在枝柯者不可見鴛鴦連蹠踴地而宿皆首尾相竝有何正倒況正倒亦安必左翼內而右翼外假使西首者棲南東首者棲北則已右翼內而左翼外矣可曰右相依左防患乎惟韓詩所解稍可通證戢者捷也謂捷其喙於左也凡禽鳥止息無論長頸短喙必捷其喙於左翼此明可按

者

張鳳林曰廣雅戢承案戢捷雙聲捷有插訓毛氏引廬人插也原自明白

承案戢捷雙聲捷有插訓毛氏引廬人

注矜所捷也爲證是已今本釋文引韓詩捷其喙不誤稽古編謂當從玉海作捷其喙非是但韓謂鳥之棲息必捷其喙於左翼則不盡然古語云雞寒上距鴨寒下背每見鳧鷖之屬亦有捷喙於右翼而息者當是詩人偶見鴛鴦戢翼在左因以興感取乎詩於歸爾雅辨雌雄之法則昔字韓詩於歸爾雅乘馬在殿摧之秣之傳摧莖也秣粟也箋云摧今莖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殿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正義曰傳云摧莖轉古爲今而其言不明故辨之云此摧乃今之莖字也按勅記據釋文摧下云芻也是其本莖作芻與正義本不同考此傳當本云摧芻也與下傳秣粟也相對故



箋云推今莖字所以申推得訓爲芻之意非傳文已轉古爲今而箋又辨之如正義所云也段氏詩經小學則謂傳當作推挫也箋當作挫今莖字也挫者毛時莖字此毛謂推卽挫之假借鄭恐學者不解故釋曰挫今之莖字今本箋挫或作推非陳頌甫曰正義本毛傳推莖也釋文本作推芻也引韓詩云莖委也是毛詩作推訓芻謂推卽芻之假借字韓詩作莖訓委委卽莖字說文莖斬芻韓毛字異而義同箋云推今莖字也鄭用韓說後人依箋改傳當依釋文作推芻爲正承琪案細釋傳箋仍以正義爲是推莖爲古今字毛詩古文作推韓詩今文作莖毛傳推莖者以今字釋古字所以明假借也鄭恐人誤爲訓詁故申之曰推今莖字也韓詩莖委也乃以委訓莖耳釋文以毛本作

芻所見不同未必果是公棠棘文不計於章編裏無以爲訓陳頌甫曰各本傳作秣粟也釋文本作秣穀馬也亦當依釋文本爲正漢廣言秣其馬傳曰秣養也又雲漢傳曰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凡言秣者皆謂以穀食馬不謂秣爲粟矣箋云有事乃予之穀是鄭所據亦作穀馬毛傳推秣卽周禮之芻秣也承琪案秣說文作秣云食馬穀也秣本以粟食馬之名因而食馬之粟卽謂之秣古訓詁本多此例章昭注吳語云秣粟也正用毛傳釋文於大雅雲漢禮記少儀皆云秣穀馬也此殆陸氏自爲訓釋未必傳文作穀馬也穀穀也小人增西無與天不穀文類弁樂歌則言穀宴也亦秣王無宴同穀之專蓋此當序云類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

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案鄭箋謂王服皮弁宜以宴而弗爲則經文明言樂酒明言維宴似不得謂王無宴同姓之事蓋此當與賓之初筵參看彼序云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而詩中陳燕射之禮鄭箋謂是王與族人燕則王非不燕同姓乃其所與沈酗昵近者皆小人而於宗族骨肉之間或反多猜忌致有離心故頌弁序云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宴樂親睦所包者廣非止爲一宴而已不能宴樂亦非不宴之謂不然經曰維宴序刺不宴不幾相背謬乎五禮通考方氏曰詩曰爾酒爾肴曰君子維宴安在其非宴乎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安在其非刺乎一再讀之乃知詩固宴也宴而情不逮於棠棣文不備於行葦雖宴無以成懽故詩人傷心於集靈以著交瘡之漸迨胥遠胥傲斯角弓與悲而葛藟有終遠之誚杖杜抱獨行之悲焉詩表其事序推其微文殊而義一也然則角弓之詩爲不合族者示戒頌弁之詩又爲合族而情文不具者示戒也

嚴緝云幽王之時亂亡已迫而不自知族人與國同休戚深痛憂之而王疏遠宗族無由進其忠告其族人之尊者遂作此詩因王不宴樂同姓藉以爲辭而告以禍敗之戒非欲王宴樂之也但詩人優柔之辭先從宴樂上說來以漸及危亡警懼之意故讀者不覺真謂刺王不能宴樂同姓而已當是時驪山之禍將作人情懷懷不保朝夕幽王方且飲酒無度詩人豈復勸其宴樂哉國風小雅多寓意於言外或意雖形於言而優柔紆餘

讀者不覺也有言古不言時而意在刺時者如甫田采有言乙

不言甲而意在刺甲者如叔于田全述叔段之事而實刺鄭莊

有首章便見意餘章變韻成歌者此類甚多有前數章皆含蓄而未

章乃見意者如載驅有首尾全不露本意但中間一二冷語使

人默會者如碩人猗有言輕而意重者如凱風言母氏勞有先

從輕處說起漸漸說得重者如四月憂世亂而先歎征役之勞

讀詩與他書別唯涵泳浸漬乃得之承琪案此條亦可為讀詩

序者之通論文不具皆示無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傳興也頍弁貌弁皮弁也箋云實猶是也

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為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為也禮

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承琪案正義述

毛取興之意謂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引左傳我在

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穀梁傳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

必先諸侯為證是也鄭箋即以皮弁為王燕服近於賦矣亦未

始不可因以為興此在詩中別一興例如鴛鴦箋云此交萬物

之實而言興者廣其義也亦別一例若竟以頍弁為賦則弁之

在首尚何待言而三章曰實維在首成何語乎正義申箋謂天

子燕服有二燕羣臣用元冠燕同姓用皮弁引賓之初筵箋謂

祭末王與族人燕而經云側弁之俄是燕同姓用皮弁之事此

詩三章言兄弟甥舅似不止於同姓然賓之初筵箋云王與族

人以異姓為賓此甥舅當亦指異姓之為賓者是則三詩雖及

異姓皆以族燕為主故同用皮弁角弓之詩曰兄弟昏姻亦兼

異姓爲言而序但言九族與此序正同集傳因甥舅句改爲燕兄弟親戚之詩而於角弓又從序專主九族未免自亂其例矣呂記引董氏曰頰者圍項而結之也禮緇布冠頰弁無筓者著頰圍髮際結項中隅四綴則有筓者亦以固頰承琪案此用儀禮鄭注爲說毛傳但云頰弁貌初不以頰爲支弁之物說文頰舉頭也从頁支聲詩曰有頰者弁蓋頰爲舉頭貌弁著於首故亦可言頰義相因耳鄭注儀禮緇布冠缺項云缺讀如有頰者弁之頰此不過比方其音然其下文曰著頰曰固頰曰頰象則是以頰爲固冠之物而非爲弁貌段氏儀禮漢讀考疑其出三家詩然詩中如有其者狐有苑者柳之類皆形容之詞則此有頰亦當以傳云弁貌者爲正張氏彩云許氏曰頰卽古規字規

爲員者弁之貌也今案說文不云頰卽規字惟蘇下云小頭蘇縣也从頁枝聲讀若規字又作頰隸釋載張表碑卽以頰爲規槩字張氏殆誤記耳但其以頰爲弁圓之貌則與釋名云弁如兩手相合桴續漢志云皮弁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者形狀頗合自可存之以備一解

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箋云此言王所當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承琪案箋以至親明匪他之義乃謂其心無他所以別上文豈伊異人也正義述之旣云王所當與燕者豈伊更有異人又云皆王宗族兄弟非有他人文義重複非鄭意也

木蘭錄琴草題云寄與寄生也

鷓鴣與女蘿施于松柏傳鷓鴣寄生也案爾雅寓木宛童在釋木說

文則云葛寄生艸也或从木作槁蓋寄生雖生於木其質則草  
故字從草亦從木廣雅釋草既云寄屑寄生也釋木又云宛童  
寄生槁也本草多言桑上寄生者以其入藥故耳陶隱居云詩  
言施于松上方家亦用楊楓上者各隨其樹名之耳  
傳女蘿菟絲松蘿也釋文云女蘿在草曰菟絲在木曰松蘿正  
義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意以菟絲爲松蘿故言松  
蘿也陸璣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  
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事或當然  
承琪案爾雅以女蘿爲菟絲而不言松蘿廣雅以女蘿爲松蘿  
而別出菟絲惟毛公合菟絲松蘿以釋詩之女蘿則菟絲松蘿  
當爲一物自陸疏分析爲二後儒多從其說者蓋以神農本草

菟絲列上品松蘿列中品故耳然本經松蘿一名女蘿御覽引  
吳普云菟絲一名松蘿則輾轉通名仍爲一物可知呂氏春秋  
精通篇云人或謂菟絲無根菟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茯苓  
是淮南說山訓云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菟絲說林訓云茯  
苓掘菟絲死然則菟絲爲茯苓之蔓施於松上故又謂之松蘿  
王逸注楚辭九歌云女蘿菟絲也高誘注呂覽淮南亦云菟絲  
一名女蘿皆用爾雅毛公因詩言女蘿施松柏故又合松蘿以  
釋之陸璣乃云女蘿今菟絲非松蘿雖駁傳文而實與經文相  
違戾正義反以爲當然誤矣言其近世書當於爾雅承其案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傳霰暴雪也箋云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  
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正義曰以此

幽王漸致暴虐且初爲霰者久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卽  
暴雪也段氏詩小學曰暴當作黍爾雅作消雪說文作稷雪此  
暴字必黍之譌如黍如稷皆言其形也消雪當作屑雪承琪案  
此泥於暴爲大義霰雪未可爲大耳廣雅釋詁暴猝也說文猝  
犬从艸暴出逐人也猝通作卒漢書杜欽傳注引鄭氏曰卒急  
也凡卒然者謂之暴引申之凡初起者亦謂之暴此傳以霰爲  
暴雪正謂將有大雪其初卒然而下者必霰也與經先集意合  
固非以暴雪爲大雪亦不必改暴爲黍爾雅雨霓爲霄雪與說  
文同霄通作消亦非屑字之誤宋書符瑞志引韓詩霰英也  
雪賦注沈約云花葉謂之英然則霰爲花雪今案雪之成花當  
引同在大雪之候與霰雪先集者不同韓義不如毛審矣

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箋云王政既衰我無  
所依怙死亡無有日數能復幾何與王相見也且今夕喜樂此  
酒此乃王之宴禮也刺幽王將喪亡哀之也正義曰以王必不  
燕已故自己酒維當王之燕禮承琪案王逸注楚辭大招引詩  
樂酒吟昔言可以終夜自娛樂也此亦以樂酒爲自飲然釋箋  
意似不如此君子仍當斥幽王謂王不知孤危將亡且飲酒爲  
今夕之樂君子之宴如此而已疏謂以已酒當王燕禮非是嚴  
緝云上二章言族人以未見王爲憂既見王爲喜其辭猶緩也  
末章言國亡無日族人縱得見王其能幾乎當急與族人飲酒  
相樂於今夕蓋王今維立宴而已言今夕謂未保明日之存亡  
言維宴謂天下之事已無可爲惟須飲耳其辭甚迫矣豈眞望

三章樂之哉見卽上章未見既見之見謂見王也君子卽上三章所指王也詩記以上三章君子爲幽王末章君子爲族人自相語非也郝仲興云今夕何夕死喪近矣而君子惟怡然宴樂長夜之懽不輟來朝之事未可知矣如後世敵兵四合而帳中夜飲亡國之慘千古一轍杜甫所謂東方漸高柰樂何者也長歌可以代泣其類弁之謂乎案三說頗婉曲與詩旨合

樂齊車聲言卽以爲樂也此亦以樂而自爲樂也

序云車聲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竝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姜氏廣義曰朱氏解頤以此爲燕樂新昏上下通用之樂歌季氏解頤曰君子得賢妻而自慶之詞按章末曰覲爾新昏則知作詩之人非

卽新昏之人也何氏古義曰禮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又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昏安得有燕有樂歌耶朱氏通義曰西亭王孫亦疑及此然戴記所云恐是士庶之禮天子納后其承宗廟社稷必與士庶家不同承琪案諸說反覆駁難皆過於坐實詩詞耳序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首章卽云思變季女逝兮是全篇皆虛擬之詞竝無其人其事正與陳風東門之池一例式燕且喜式燕且譽與韓媯燕譽同本非謂新昏燕飲式歌且舞與可以晤歌同亦非謂新昏樂歌至酒釂飲食乃是興詞總極言思賢女之切得賢女之樂所樂在此則所惡在彼矣詩人微婉之旨烏可以刻舟膠柱之見言之哉

聞關車之聲兮傳興也聞關設鞀也呂記引董氏曰說文鞀鍵

也故謂之關又曰牽車聲也車鍵而行則有聲故古人以開關  
爲聲又爲驅馳其說本此何氏古義曰橫木持門者爲關卽門  
牡也車之橫軸似之加鐵于軸使鐵與木相開而不得脫是謂  
開關下文言牽是也承琪案雜記云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  
杖關轂而輟輪者正義云關穿也輟迴也謂作輪之人以杖關  
穿車轂而迴轉其輪是關義爲鍵亦爲穿牽者以鐵關穿軸端  
而制轂如鍵閉然行則設之有展轉艱澀之狀故曰開關箋云  
嚴車設其牽嚴謂鍵制其車正開關之義也諸書言開關者如  
王莽傳開關至漸臺及後漢書鄧騭馬援等傳荀彧傳論所言  
開關注皆以爲展轉崎嶇之意與設牽艱阻爲開關義亦相近  
董氏以開關爲車行聲古人無此語也不實入之氣也又云

稽古編曰左傳叔孫昭子賦車轄

昭二十五年

以牽爲轄二字竝見

說文牽入舛部云車軸耑鍵也兩穿相背从舛爲省聲爲古文  
𨔵字轄入車部云車聲也从車害聲然則轄旣爲車聲又兼牽  
義故字亦作轄承琪案晉灼漢書注云牽古轄字然二字音義  
雖同在說文則軸端鍵爲牽之本義車聲爲轄之本義其云轄  
言曰鍵乃轄之別義毛於泉水傳云脂牽其車此傳云設牽則  
但取軸耑著鍵以爲將行之意不必牽及車聲矣  
朱氏通義云顧夢麟曰疏義夫全牽介二反則依逝爲叶章當  
三轉韻六帖逝石列反音舌則依牽爲叶牽逝渴括俱入聲上  
四句一韻愚按此章逝字當與抑詩言不可逝同叶六帖說可  
從承琪案集韻逝亦有食列一切云往也然泉水載脂載牽與



邁衛害去入爲韻與此詩牽與逝渴括去入爲韻正同不必改  
讀逝爲石列反也章說字當與詩言不反讀同也六節皆可  
雖無好友式燕且喜箋云式用也我得德音而來雖無同好之  
賢友我猶用是燕飲相慶且喜承琪案思樂新昏無端而牽入  
朋友詞意迂緩不切范氏補傳曰好友謂左右季女之賢友也  
言賢女不可多得止得季女爲王之配亦可用以燕飲而喜樂  
見其難得不敢望其多也此說亦未必然關雎云琴瑟友之鍾  
鼓樂之卽此所云好友燕喜之義白虎通義嫁聚篇云閨闈之  
內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然則好友猶云嘉耦思賢女之切而  
爲王謙辭與三章雖無德與女一例文義甚明不煩曲說  
依彼平林傳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案毛意謂依

與猗同淇澳傳猗猗美盛貌文選注引韓詩章句曰依依盛貌  
是猗與依聲義皆同單言疊言意亦相近故傳又以此依爲茂  
木貌也士四詩不猗與詩言猗文之聲義與木此意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  
舞箋云諸大夫覬得賢女以配王於是酒雖不美猶用之燕飲  
殽雖不美猶食之人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得輔佐之雖無其德  
我與女用是歌舞相樂喜之至也承琪案箋意以女爲諸大夫  
相爾汝然依其說則似以雖無德爲句下六字爲句按之經文  
及韻實不相合呂記從鄭嚴緝亦同而小變之謂賢女雖無恩  
德及汝說尤迂曲注文方言令德來教何忽云無德且賢女配  
王亦何用言無德及諸大夫邪李氏集解曰此思賢女而不可

得之辭蓋言雖無賢女以德及汝但得與王燕樂之猶勝於嬖  
后也此用歐陽本義之說夫方思賢女何又云無且既無賢女  
則與王燕樂者又是何等之女種種支離不可究詰惟姜氏廣  
義曰此章正其令德之實言得此令德之碩女卽如一飲一食  
躬儉可風也吾君雖無絕大恩德與女女欣喜歌舞不置貞靜  
可風也以是主持陰教足以表率六宮而無媿德以接遇之禮  
言左傳晏子云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  
之矣歌舞感德之謂也承琪謂姜說以女指季女無德屬王言  
是也但上四句不過興詞言碩女之德如是不比褒姒之嫉妬  
讒巧雖王無德與女亦能說樂君子無不和諧式歌且舞焉猶  
之無旨酒嘉穀而亦式飲式食也姜氏釋上四句尙近於泥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箋云陟登也登高岡者必析其木以爲薪析其木以爲薪者爲  
其葉茂盛蔽岡之高也此喻賢女得在王后之位則必辟除嫉  
妬之女亦爲其蔽君之明鮮善覯見也善乎我得見女如是則  
我心中之憂除去也呂記引陳氏曰析薪者以喻昏姻善乎哉  
得見爾賢女則心輸寫而無所憂矣范氏補傳曰詩人謂陟高  
岡以斧而析薪故能得薪而併取其葉湑然而盛谷里欲求賢  
女亦當有其道如斧析薪然則賢女至矣承琪案詩中以析薪  
喻昏姻者不一而足此說較箋去蔽之說爲勝至詩中兩字箋  
皆指王亦以陳氏卽指季女者爲順我者詩人自我也釋樞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傳景夫也箋云景明

也諸大夫以爲賢女既進則王亦庶幾吉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其御羣臣使之有禮如御四馬駢駢然持其教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歐陽本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勉其不已之辭也以謂賢雖難得求之不已將有得也故其下則云四牡駢駢六轡如琴者調和車馬往迎之如首章車牽也承琪案後儒多用此說以易箋疏今考禮記表記史記孔子世家韓詩外傳南假子徐幹中論皆引此詩雖所喻不同然按之詩詞高山景行自即以喻賢女仰止行止極致其思慕之意箋疏謂賢女既進庶王能仰慕則法乎古人未免多一轉折矣至四牡一句爲往迎賢女止與車牽爲首尾之詞於上下皆順亦較箋疏之說爲優晉令執事薄爾近小官公

孫奕示兒編云唐明皇孝經序曰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按景行二字見於車牽詩人以高山對大道而言皆取喻之辭此序則當以景訓明行訓踐而謂明踐先聖之訓則辭意曉然博考經傳景之爲言大也明也殊未聞有訓慕者承琪案宋韋居安梅磻詩話山谷云俞清老作景陶軒名爲未當詩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耳魏晉間所謂景莊景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謬葉靖逸四朝聞見錄云真文忠公德秀字景元樓宣獻公鑰嘗叩其義真答以慕元德秀之爲人樓公取詩景行行止示之真據易爲希元蓋景元乃明元無謂也今人名字以景爲希者皆承襲之誤耳周密浩然齋雅談亦引黃山谷樓攻媿二事然攻媿文集從子颯改字景劉說云颯本字大

之因閱南史劉渢事命改字曰景劉欲其慕古人之用心此則  
又以景爲景慕矣盧召弓曰後漢書劉愷傳賈逵上書稱愷景  
仰前修注景猶慕也又陳忠上書有百察景式語注景慕以爲  
法式則景有景慕意自漢已然承璜謂此未可以證詩詩人自  
以高山明行作對三國志杜畿傳注引杜氏新書曰太祖下令  
稱畿功美有云率馬以驥今吾亦冀眾人仰高山慕景行也此  
語正用詩意其他以景爲慕者或景字古亦有此訓要於詩無  
涉耳

言者自本作行之耳表記釋文云仰止本或作仰之行止詩作  
行之可證也此與史記引詩上作止下作之正合卽說文卽下  
引詩亦作卽止則正義所據兩止字俱作之者非古本也  
觀爾新昏以慰我心傳慰安也箋云我得見女之新昏如是則  
以慰除我心之憂也新昏謂季女也釋文慰怨也於願反王申  
爲怨恨之義韓詩作以慍我心慍悲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  
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正義曰傳以慰爲安箋言慰除以憂除  
則心安非是異於傳也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  
衰妣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衰妣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  
徧檢今本皆爲慰安凱風爲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  
賢女無緣末句獨見衰妣爲恨肅之所言非傳旨矣定本慰安

也承琪案此詩陸從王義孔從馬義馬融作毛詩注康成作毛  
詩箋其所據皆作慰安則毛意新昏指季女自不當有怨義韓  
詩作以愠我心云愠恚也則新昏似指褒姒二者當各從其家  
說文慰安也即本毛訓其一日恚怒也乃別一義然揆之經文  
上章觀爾心寫此章觀爾慰心文義略同不應美惡頓殊樂恨  
相反如是由此言之韓毛之短長可見矣  
趙世安出長風  
以蠶青蠅之心之憂也漢晉書李元文也蘇文煥怒也故融又王由  
序云青蠅大夫刺幽王也虞東學詩曰此序下無衍文錢飲光  
引國語史伯曰夫號石父讒諂巧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  
刺同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從用讒慝也此詩刺王當為天子  
宜曰被讒而作按易林云青蠅集藩君信讒言害賢傷忠患生

婦人又云馬蹄躓車婦怨破家青蠅汗白恭子離居則焦氏早  
有是說矣承琪案田間之說本於何氏古義何氏并引漢書戾  
太子之亂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引詩營營青蠅止于藩以為  
事與詩合然讒人罔極內而父子夫婦外而君臣朋友皆受其  
害詩言固無所不該即謂刺幽王聽讒廢嫡亦無不可然必以  
棘為九棘榛為婦贅次章刺號石父卒章刺褒姒  
此何氏則  
之說

矣  
又於手并營手不言營營青蠅飛眼有營耳言其來而其  
何氏又曰袁孝政注劉子云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  
止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正不知其所自出國風有魏而世  
系無考然魏詩何得入雅愚不敢信以為然竊意毛傳篇次此  
詩與賓之初筵相屬彼為衛武公所作遂以此并繫之武公而

誤衛音為魏耳承琪案困學紀聞已言及此何氏謂衛武之誤  
 雖想當然亦似有理入韻學亦未始計以氣為韻意于衛武之誤  
 營營青蠅傳興也營營往來貌說文言部營小聲也从言從省  
 聲詩曰營營青蠅此所據與毛詩異或出三家若文部龜部所  
 引則又從毛作營毛不言聲者青蠅飛則有聲但言往來而其  
 聲自見足知毛義之簡而精也  
 止于樊傳樊藩也箋云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嚴緝云青  
 蠅集于在外之樊離若不必惡之也然其營營往來將入宮室  
 汙几席不但止樊而已也喻讒人為亂漸至迫近當防其微也  
 承琪案詩中言止者如文交黃鳥止于棘絲蠻黃鳥止于邱阿  
 之類毛傳皆以為得所此首章傳云樊藩也二章傳榛所以為

藩也則止棘止榛猶言止藩耳蓋青蠅逐臭藩籬之間穢惡所  
 聚毛意但以此為青蠅之所常集必有所以引之而後營營者  
 漸至于迫近以興讒人卑賤之流所處汙下必信讒者有隙可  
 乘而後能用其交構故首戒以無信讒言也

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箋云豈弟樂易也虞東學詩云陳鵬飛曰  
 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願君子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  
 田閒謂豈弟有優柔不斷之意猶齊子豈弟之稱今按左傳成  
 凱弟也之文襄十四年則陳氏說長

序云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  
 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後漢書

孔融傳注引韓詩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集傳謂此詩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悔過之作宜從韓詩秦氏詩測曰玩既醉而出四句應是武公侍酒於王見同列之人醉而失禮故作此諷之諷其既醉則宜出也若飲酒悔過則自爲主不應轉咎賓之不出序說自不可易朱氏通義曰若祇是悔過當與衛風淇澳爲類矣序云刺時者武公於幽王之時入爲卿士不敢斥言王惡借悔過以刺之姜氏廣義曰以刺時之意爲自悔之辭猶微子言紂惡而云我沈湎于酒也承琪案二說蓋欲通毛韓兩家之郵然使衛武公果止借悔過爲諷諫之辭而作序者遂坐之曰飲酒悔過是近於癡人說夢矣且詩中所言舍坐屢舞號呶側弁諸狀將謂他人乎抑武公自謂乎若謂他人則猶是刺時也若其自謂則以借諷之詞亦不必如此形容盡致玩繹全詩仍當以毛序爲正

正義曰毛於首章傳曰有燕射之禮二章傳曰主人請射於賓則毛以上二章皆陳古者先行燕禮後爲燕射無祭祀之事也燕禮於旅酬之後云若射則夫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射之法先行燕禮而後射也首章舉酬逸逸以上八句皆說燕事舉酬卽旅酬也燕禮旅後乃射故舉酬之下說大侯旣抗以下六句爲射事也燕必有樂故二章又重說燕事籥舞笙鼓是燕時之樂若燕樂之義得先祖之神悅故因論樂事遂引而致之言樂旣和而奏之可以進樂先祖每事得禮則神降之福至子孫其湛以下六句說燕樂得所則神明福之是不可不以禮

燕射故下四句復說射事此兩章皆初論燕後論射三章四章言今王燕飲初雖重慎後則失儀至於音聲號呶舞不休息卒章言下民化之亦荒於酒皆刺當時沈湎之事鄭以將祭而射謂之大射大射之初先行燕禮首章上八句言射初飲燕之事下六句言大射之事二章言作樂以祭盡章皆說祭時之事三章四章言今王祭末與族人私燕小人爲賓威儀昏亂唯卒章與毛同耳呂記引董氏曰崔集注以一章爲大射二章爲燕射王介甫呂東萊皆用其說嚴緝又述之以首章言未祭之燕故擇士而射爲大射次章言既祭之燕故因燕而射爲燕射後儒則多因鄭箋烝衍烈祖其非祭歟之語故以鄭主大射爲長承琪案毛云有燕射之禮竝非專指燕禮之射也考射禮見於周

官者有大射賓射燕射若對文固自有別然三射皆有飲酒之禮禮記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大射儀未射以前節次皆與燕禮略同而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是燕禮容有不射而射禮必無不燕者大射之先既有燕禮當亦可謂之燕射毛於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傳云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此謂大侯者凡人君以禮燕射皆設之非專指王以息燕之射蓋毛亦以首章前八句爲大射之燕後六句爲既燕而射次章烝衍烈祖云云當如正義所申因論樂事遂引而致之籥舞笙鼓卽指射時之樂以此射爲祭擇士則樂奏既和當可以進樂其先祖洽百禮而受大福此如信南山曾孫之稽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又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皆引



而致之於祭非正言祭時之酒食菹豆也何氏古義曰烝衍烈祖以下六句皆預擬之詞非實祭也承上言大射之禮既畢凡射而中者皆得與於祭則今日能中之人卽後日助祭之人矣各奏爾能又起下文射事故賓載手仇以下毛以爲復射而於上文不發祭傳者以經本非實言祭事故也鄭於次章皆以祭事釋之然各奏爾能謂是子孫獻尸疏申之以尸尊神之象子孫敢獻之是其能殊不成語不如毛意指射而言與上章獻爾發功語意一例也至宋儒謂次章爲祭畢而燕燕而又射徧考經傳無祭後燕而復射之事若崔集注所分首章固爲大射次章明有烝衍烈祖之文何以決其必爲燕射也郊大射禮未據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傳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箋云

舉者舉鵠而棲之於侯也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衍烈祖其非祭歟正義申毛云燕禮言若射如鄉射之禮按鄉射初則張侯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爲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故於此言既抗也其申鄭云按大射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夏官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巨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將射而言大侯既抗明非始張侯體言舉鵠而棲之於侯中也禹記云大射儀雖前期三日張大侯然不繫左下綱與鄉射同

雖不言將射命張侯遂繫左下綱亦可互見也鄭氏偶忘互相備之例遂以爲舉鶴而棲之於侯殊不知舉三尺之鶴安得謂之大侯既抗乎何氏古義曰綱者持舌繩之名舌所以維持侯者侯上下各有左右舌故有左右上下綱繩出於舌外以持舌而繫之于植也侯以向堂爲面則左下綱以西畔而言初之不繫者事未至也中掩束之者中掩左廂向東束之故將射乃解之也脫其束遂繫左下綱于植事至故也大射儀于將射雖不言繫綱而前此張三侯之時亦有不繫左下綱之文及畢事又有量人解左下綱之文則於此時繫之可知所以不言及者互相見耳承琪案箋以舉爲棲鶴正申傳舉字之義蓋經言大侯則既抗之爲張侯本不待言必兼棲鶴其義乃備非謂大射前

已張侯此時唯有棲鶴也下箋云大侯張而弓矢亦張則鄭意未嘗不以既抗爲張侯矣孔疏欲分別毛爲燕射鄭爲大射故申毛以爲同鄉射之張侯申鄭以爲大射不更張侯而唯棲鶴殊不知大射之脫束繫綱本與鄉射同不言者略耳此疏誤非箋誤也

以其西而棲鶴也入侯又據以燕射也下箋曰手以祈爾爵傳祈求也箋云射者與其偶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爵也稽古編曰爵女當作女爵文倒者傳寫之譌耳孔申鄭云以求不飲女養病之爵又云我以此求女爵謂求不飲也又引射義辭爵語證之使仲達爲疏時箋文已作爵女則不應以求不飲釋之其引鄉射文又當較論其同異矣蘇氏釋此謂求勝以爵不勝者蓋所見鄭箋作爵女故爲

此說朱傳全用箋語亦作爵女蓋二字誤倒久矣承琪案陳說  
是也若作爵女則是相競云求罰女矣正義云求不飲女之爵  
固卽射義求中辭爵之意然必增字成句於經文語氣不合竊  
意此本罰爵而謂之祈者言欲射中以求爾之卒爵輔廣所謂  
借此以勸飲耳此詩人立言之妙也  
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傳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  
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也正義曰毛  
以此爲行燕射之禮故以手爲取言室人以對賓故云室人主  
人以主自居於室故謂之室人大射云司射請於公鄉射云  
司射請於賓則射法立司射以請之非主人自請此以詩之所  
陳略舉大綱非如記注禮儀曲言節數禮從主人而起故云主

人請而賓許諾也又射禮耦者有司所比不是賓自取之云賓  
自取匹者雖配之由於有司其技藝敵與不敵亦強弱素定自  
相牽引而爲耦也承琪案此疏申毛固爲明暢然尙有未盡傳  
云手取也手本所以取物因而凡取卽謂之手訓詁每有此例  
古人謂手弓手劍者卽取弓取劍也呂記引王氏曰賓黨射則  
手敵主黨射則又手敵邱氏曰手敵對手之耦也戴氏續詩記  
曰手仇言射者各以其耦爲敵猶曰手搏手談之義其說皆通  
至射禮請射爲司射非主人自請耦者有司所比非賓自取豈  
有毛公大儒顧不知此而傳云云者考大射儀燕畢徹俎說屢  
安坐之後若命曰復射司射命射唯欲注云欲者則射不欲者  
則止可否之事從人心也蓋前此三射皆司射請射有司比耦

此云命射唯欲則可自取其耦不必與正射同又天子諸侯燕禮射禮以膳夫宰夫爲主人前此正射君與賓爲耦此時或君不欲射主人膳宰之屬故可請射於賓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也觀下文酌彼康爵傳訓康爲安足知毛以此射指升坐安燕後之復射而言矣以其辭氣適離曰牛斟羊進之義其指皆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傳酒所以安體也時中者也正義曰上章言以祈汝爵慮其耦與已爵也此言以奏爾中謂勝者之黨酌以進中者令以飲彼不中者也各從其所而言之故王肅云奏中者以飲不中者是也或以投壺云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三馬旣立請慶多馬謂此以奏爾中爲慶勝之爵知不然者大射鄉射皆射訖卽行飲酒之禮以至於終無慶勝之事故也承琪案上言以祈爾爵則射禮飲不勝者之事已畢何得次章又言飲彼不中王肅所申似非經旨考大射儀坐燕復射之後亦如燕禮有無算爵酌以之公命所賜則非如前此射爵雖中者亦當與於飲矣故傳以康爲安以時爲中者固非勝飲不勝亦非投壺慶勝之謂也

古專舉射禮者以其志於射略於飲酒故以祈爾爵以奏爾時所以見古人德將無醉未有無故而飲酒者再言賓之初筵絕不及所以飲酒之事則是有燕必醉醉則喪儀正序所謂飲酒無度者也謂與上章反對則可謂相爲首尾則未必然  
屢舞傴僂說文娵婦人小物也从女此聲詩曰婁舞娵娵段注云古此聲差聲最近庸風玼兮玼兮或作瑳兮瑳兮承琪案此許所據或三家詩借娵爲傴娵不得爲舞貌也人部引詩仍從毛作傴僂蓋毛用正字三家用借字耳晏子春秋雜篇引詩亦作屢舞傴僂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箋云凡此者凡此時天下之人也飲酒於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彼醉則已不善人所非惡反復取未醉者恥罰之言此者疾之也承琪案傳釋立監佐史似謂飲酒之正法未必如鄭言以監史督酒令醉鄭注鄉射禮謂立司正以察儀法即引此詩乃詩之本義此言督令皆醉者因下文有不醉反恥句耳其實上言監史爲禮法所當然下乃言醉者之不臧反以不醉者爲恥文義自明無庸別解疏以鄭義述毛恐非毛旨呂記引董氏曰立之監以監之佐之史以書之古之慎禮如此又引滄于鬣說齊威王曰飲酒大王之側執法在旁御史在後爲證嚴緝云今此飲酒或有醉者或有醒者立之監以正其禮佐之史以書其過政欲防失禮者也被醉者失禮而不善乃反以醒者爲恥

非立監史之意也諸說似於經傳爲合不審又之詩爲無  
式勿從謂無俾大怠箋云式讀曰慝勿猶無也俾使由從也武  
公見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致讎故爲設禁醉者有過  
惡女無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顛仆至於怠慢也正義曰  
鄭以上文未有醉惡之事而云勿從謂之故以式爲慝訓之爲  
惡毛不爲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王肅云用其醉時  
勿從而謂之傳意當然也承琪案上文明言彼醉不臧何得云  
未有醉惡之事式字當從王作用釋文式徐云毛如字又云用  
也是王徐述毛皆同此承上文不醉反恥來設爲監史禁戒旁  
人之詞無俾大怠又卽承上句來言醉者以不醉爲恥若復從  
而謂之以飲不當醉則彼必更肆其號呶以至於大怠蓋凡醉

人最惡人言其沈酣每至倚酒罵座古今情狀大抵相同詩人  
體物微至亦所以使旁觀者俟其醒而後規之則言之易入而  
其失或可以挽回尤足見詩人忠厚之意箋增防護一層以詩  
兩句爲二事似不合語意朱傳云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  
怠乎此解雖平易但經文式勿字無著呂記引邱氏曰此爲飲  
酒者設法也爲主人者用不從世俗所謂飲酒之法無使過醉  
怠慢無禮戴氏續記云式勿從謂指未醉者言也彼已醉者幸  
勿從而與之言善自扶持無使爾身至于大怠戴氏詩考正又  
云勿有沒音沒勉聲之轉式勿從謂言用勸勉之意從而謂之  
以無使至甚怠諸說皆詰屈難通經意未必如是由人  
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箋云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爲人說之也

亦無從而行之也亦無以語人也皆爲其聞之將恚怒也段氏  
詩經小學曰觀箋云亦無從而行之鄭本匪由當作勿由後人  
妄改爲匪與上匪言勿言成偶句耳承琪案段據箋知經作勿  
由誠是正義云汝之所陳說者非所當言勿爲人言而又當自  
善非得見彼皆然遂從而行之此兩非字釋經兩匪字是孔所  
見本已作匪由然此疏實失箋旨箋云其所陳說其指醉者下  
無爲人說乃戒時人鄭意蓋謂醉者非所當言而言汝勿爲人  
述其言其所言多不可從者汝亦勿從亦勿以其事語人皆所  
以維持調護醉人使其惡不至於眾著耳疏以匪言亦屬旁人  
則不醉之人陳說有何不當而戒以勿爲人說哉言之具入而  
由醉之言俾出童殺傳殺羊不童也箋云女從行醉者之言使  
女出無角之殺羊脅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承琪案上文勿言  
勿由勿語爲三事此獨承勿由者蓋爲人述其言語人以其事  
猶是不醉者之所爲若從行醉者之言則是亦醉矣尤不可以  
不戒故箋云脅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

三爵不識矧敢多又箋云矧況又復也當言我於此醉者飲三  
爵之不知況能知其多復飲乎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正義曰  
何知非已自飲之而云彼醉者飲三爵者以問彼之狀宜以彼  
飲答之且言矧敢多又是不敢知他之辭故知三爵者亦他飲  
也禮有獻酢與旅酬及無算爵旅與無算不止三爵而已故知  
三爵是獻也酢也酬也若然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酢主人主  
人飲而又酌以酬賓賓則奠之而不舉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

而指獻酢酬為三爵者言於飲三爵禮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  
承琪案箋言於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則三爵自指一人所飲  
而又以獻酢酬為三則是賓主所共故疏以飲三爵禮之時通  
之然經文多又明對一人三爵為言故後儒多引玉藻三爵而  
油油以退及左傳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此皆經傳確證似較  
箋疏為優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六十九

其論毛詩後箋二十二

涇胡承琪墨莊著

小雅魚藻之什

魚藻

序云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  
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案此詩傳箋以在藻依蒲為魚之得所  
興武王之時民亦得所歐陽本義李黃集解及埤雅爾雅翼皆  
從此義范氏補傳嚴氏詩緝乃以藻蒲水淺為魚之失所以興  
幽王之民失所然經文曰在日依似非失所之喻蘇傳又謂在  
藻之魚不知將為人取興王飲酒自樂不知危亡亦與經言豈  
樂言有那者不合惟從毛鄭則詞旨與鴛鴦相類但陳古之美

長沙王賓校  
善化劉鐸



而刺意皆在言外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信凱燕之在藻知和  
樂於食莘此取其詩詞本言武王故可用爲頌美耳隋書煬帝  
見薛道衡高祖頌以爲此魚藻之義劉知幾史通載文篇觀猗  
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隕此皆正用  
毛序之義者也  
魚在在藻箋云藻水草也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也又云  
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正言魚者以潛逃之類信其著見承琪案  
傳於鴛鴦云興也箋申之曰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  
義也正義謂交於萬物則非止一鳥故云興也言舉一物以興  
其餘也準此則此傳亦當言興而不言者毛意以經魚在王在  
對文恐人誤以魚興王而不知魚之在藻乃萬物得所之實爲

王所以豈樂之由文義相因故不言興箋謂以潛逃信著見深  
得傳未言之意後儒多謂以魚興王誤矣  
有頌其首傳頌大首貌釋文頌符云反說文同韓詩云眾貌是  
毛韓字同義異正義引釋詁墳大也云頌與墳字異音義同書  
正義云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賁其首此卽爾雅墳大也注樊所  
據必齊魯詩又與毛字異而義同者說文頌大頭正用毛義次  
章有莘其尾傳云莘長貌古樂府白頭吟魚尾何蓁蓁當亦謂  
尾之長徒莘一聲之轉毛於螽斯之說說皇皇者華之駉駉桑  
柔之姓皆訓眾多獨以此莘爲長尾者自依序言物得其性  
故當以大首長尾爲魚充肥之狀高唐賦縱縱莘莘注引詩有  
莘其尾毛甚曰莘眾多也此李善之誤以韓詩訓頌爲眾推之

或者彼莘亦訓爲多李誤以韓爲毛歟

采菽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傳興也菽所以芼大牢而待君子也羊則

苦豕則薇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

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牛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正義曰傳既言

羊則苦豕則薇則菽不總芼三牲而言菽所以芼大牢者舉牛

之芼則羊豕之苦薇從之可知故云大牢以總之公食禮云鉶

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荼也滑莖莖之

屬是也其申鄭云以菽指大豆之體而言采故云采其葉以爲

藿言三牲牛羊豕者解傳言大牢之意明舉菽以見三牲牛不

獨爲大牢也定本三牲之下無牛羊豕字承琪案大牢具三牲

少牢兼羊豕此注疏之大例然古人或以大牢先牛少牢先羊

卽謂牛爲大牢羊爲少牢唐人牛僧孺楊虞卿之議亦有所本

傳既別言羊苦豕薇而其上文曰菽所以芼大牢則大牢之專

指牛明矣箋云采其葉以爲藿段懋堂云藿當作芼是也承琪

謂正義引定本三牲下無牛羊豕字亦疑有誤當是三牲下無

羊豕芼三字箋蓋云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芼三牲牛以藿正所

以申明傳文菽芼大牢之說也

鬻沸檻泉言采其芹傳鬻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正義曰此章

毛傳興事不明正以上章類之知此必爲興王肅云泉水有芹

而人得采焉王者有道而諸侯法焉觀此上下止言王者之待

諸侯不美王者與諸侯作法肅輒言之恐非毛指必欲爲興不

是詩後箋二十一

如以輿車服賞賜故別爲毛說焉承琪案上章菽爲劍羹之芼  
此章芹爲加豆之菹而傳於首章言輿乃卽事爲輿之例正義  
以上類下則次章傳意自當爲輿但所爲毛說仍是以輿車服  
賞賜與上章重複今以魯頌泮水例之泮水云思樂泮水薄采  
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芾芾鸞聲噦噦六句皆與此詩  
略同彼傳云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言觀其旂言法  
則其文章也芾芾言有法度也傳雖不明言輿然自是以采芹  
興觀旂據彼申此則此傳意當亦言泉水有芹可采諸侯之來  
朝有文章法度可觀諸侯有禮如此而王乃侮慢之可乎王肅  
謂王者與諸侯作法失經文采其觀其相因爲輿之意宜疏以  
爲非毛旨也

載驂載駟鄭箋以驂爲驂乘駟爲四馬何氏古義云禮記注外  
駟曰驂謂服外兩馬此以驂駟並言四馬爲駟則兩服兩駟兼  
舉不應重言兩駟當是驂乘之驂顏師古云乘車之法尊者居  
左御者居中又一人處右是以戎車則曰車右餘曰驂乘驂者  
三也蓋卽三人爲義承琪案經以載驂載駟並言不應一指三  
人一指四馬且詩中兩驂如舞駟驪是驂之類皆言驂馬未有  
言驂乘者蘇傳曰駕者旣服而三之曰驂四之曰駟季氏詩解  
頤曰自其服外兩驂而言曰驂並兩服而言曰駟如此文義自  
明無庸別解

君子所屆箋云屆極也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  
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也諸侯將朝于王則驂乘乘四

馬而往此之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言其尊而王今不尊也承  
琪案釋文云將朝于王一本無于字皆以王字絕句共讀諸侯  
將朝絕句以王字下屬據此陸孔所見箋本不同陸云皆以王  
字絕句是六朝鄭學善本箋意本以驂駟指諸侯而言觀上文  
旂鸞皆諸侯之物則驂駟自當屬諸侯箋云驂乘乘四馬而往  
言往亦必指諸侯往朝可知下箋又總云服飾為君子法制之  
極則絕不以驂駟為王所乘孔據箋本無于字讀朝字絕句因  
有驂駟往迎諸侯之說於經文箋旨皆失之芻蕭既見君子條  
革沖沖和鸞雝雝  
萬福攸同箋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  
車迎于門是以云然此云經言燕笑故準儀禮知天子有迎賓  
之道並非謂朝時王迎諸侯惠氏禮說  
駁采菽正義因並謂芻蕭箋誤非也  
邪幅在下傳邪幅幅偏也所以自偏束也箋云邪幅如今行膝

也偏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戴氏詩考正曰鄭注內則云  
偏行膝是偏與行膝為一物而箋詩乃云邪幅如今行膝者行  
膝無尊卑之異止可以當內則庶人所服之偏詩以邪幅配赤  
芾諸侯之盛服其儀制漢時已亡姑就行膝言之耳古者登坐  
燕飲於是跣以為歡失之為不敬故春秋傳衛侯與諸大夫飲  
酒褚師聲子韞而登席公怒罪其不跣韞也解韞就席必露見  
其邪幅不可使無文飾禮因之而為儀制承琪案箋謂邪幅偏  
束其脛自足至膝釋名韞末也在腳末也據此疑古人幅下至  
脛韞上不至膝幅在韞上故見於外不必解韞始露行膝此詩  
竝無燕飲之事何得云跣韞故見邪幅邪內則作偏者自以幅  
有偏義亦可名偏說文微衰幅也此即謂詩之邪幅其名微雖

不見所出然爾雅微止也行滕所以裹足故有止義亦即傳自  
偏束之意也事同詩云辨辨其民亦謂服內順於詩者自以謂  
彼交匪紆天子所予箋云彼與人交接自偏束如此則非有解  
怠紆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臧氏經義雜記曰荀子勸學  
篇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見顏色  
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紆  
天子所予此之謂也審其文義交亦紆之省借未可與言而言  
近於紆矣故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近於紆矣故謂之隱楊注  
不審荀子本文止據今本毛詩便云匪交當爲彼交失荀子引  
詩之旨矣承琪案韓詩外傳四亦有此文與荀子略同其引詩  
作彼交匪紆天子所予而繼之曰言必交吾志然後予也是韓

詩以交爲交接之意鄭箋蓋本韓詩爲說然古人於通借之字  
往往隨意用之雖疊句連字亦或互用桑扈之匪交匪敖左傳  
一引作匪交一引作彼交似非誤匪爲彼當時明於其義雖字  
作彼義仍作匪不相妨耳即如此詩平平左右韓詩作便便左  
傳引作便蕃其實便蕃亦當同平平爲訓觀服注左傳仍訓爲  
辨治可知便蕃猶平平耳古人文字參差變化不主故常毛公  
用其師說即經字作彼傳意亦當從匪未必同鄭說也

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傳平平辨治也箋云率循也諸侯之有賢  
才之德能辨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連屬之國亦循順之  
稽古編曰襄十一年左傳晉魏絳引此詩亦取遠人服從之義  
承琪案荀子儒效篇云故明王譎德而序位所以爲不亂也忠

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  
治辨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  
也此毛訓平平爲辯治乃用其師說箋謂辯治屬國使得其所  
亦與荀子釋詩言上下之交者合正義曰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  
正義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  
異耳故云平平辯治服虔云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  
承琪案今尙書大傳無辯章百姓之文蓋有脫佚服虔注左正  
用毛訓釋文引韓詩作便便云閒雅之貌訓雖與毛異其字則  
平便本通爾雅便便辯也疑古本自作平平荀毛自皆用雅訓  
今本作便者同音假借耳今本亦作便者同音假借耳  
汎汎揚舟緇纜維之傳緇絳也纜綏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箋

云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緇繫其綏  
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正義引孫炎注爾雅以  
絳爲大索李巡注謂絳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注綏繫也  
承琪案爾雅纜作綱緇綱皆繩索之名說文緇亂系也絳素屬  
段注以系爲臬之譌素爲索之譌然則緇絳也者當是以亂臬  
爲大索也李巡孫炎釋綱綏之注不見然綏本冠纓之垂者引  
申之凡旌旗之垂者以及升車之繩維舟之索皆得綏名箋云  
以緇繫綏則緇纜二物繫以訓維甚明郭注以綏爲繫則是以  
緇而繫維之似非古義李善注文選元皇后哀策文引韓詩纜  
繫也然詩釋文所引韓詩自作纜笮也與李孫所云戾竹爲索  
者雖釋緇釋麗不同其爲索則一文選注所引恐誤不如陸氏

之審察詩經原不同其意亦不一文雖云世民學詩不取對况  
傳以維舟喻維持諸侯承琪案下文葵之謂明王揆度諸侯之  
功德臆之謂明王厚賜諸侯之福祿則維之自當喻明王能維  
持諸侯傳義爲允且序主刺王侮慢諸侯不能錫命以禮箋增  
出諸侯以禮治民於經序皆無當正義以下有樂只君子故言  
諸侯治人以禮殊爲曲說詩之義不見於本經亦優游自安  
亦是戾矣傳戾至也箋云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  
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正義申毛以爲明王之德至美又云襄  
二十一年左傳叔向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不  
同則所引逸亡此非也鄭亦約彼優游爲居止自安之義故與  
毛不同承琪案此與上亦是率從兩亦字皆亦來朝之君子言

不獨君子來朝其左右屬國見明王之福祿優饒游縱亦既率  
從而亦復來至蓋序以徵會信義爲辭則所指本非一國故末  
二章又因君子來朝而推廣言之箋訓戾爲止謂安止於是正  
申傳戾至之義如疏說則易毛矣恐於傳箋意皆不合又案左  
傳所引自係逸詩全與此篇無涉此篇承上文天子葵福祿臆  
必不當繼之曰聊以卒歲杜注以爲小雅殆是誤記彼疏以爲  
師讀有異尤爲臆揣此疏又云鄭約彼義故與毛異皆非也  
序云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  
是詩也正義曰既不親九族則疏遠賢者自然而好讒佞事勢  
所宜言於文無當也李迂仲曰自古不親九族未有不因好讒

佞之故晉獻公信驪姬而不畜羣公子楚懷王信上官之譖而逐屈氏單獻公所以棄其親者以好用羈故鞏簡公所以棄其子弟者以好用遠人故也范氏補傳曰詩不顯言譖佞而序發之使此序不作於當時豈能知其故哉承琪案疏順序文故言不親九族自好譖佞李解以好譖佞爲不親九族之由核之詩詞未嘗明言譖佞序蓋於詩外推原當以李解爲是

駢駢角弓傳興也駢駢調利也不善繼繁巧用則翩然而反釋文駢說文作弣音火全反稽古編曰案說文弣角弓也洛陽名弩曰弣烏全反並不引此詩又說文解用角低印便也从羊牛角詩曰駢駢角弓息營切陸豈因說文名角弓爲弣而誤引歟不然則唐本說文與今異也段氏說文注云此陸氏之誤當云

說文作解弣自訓角弓不訓弓調利承琪案說文引詩數見而字不同者如桃夭彼姝之類往往多有蓋其時三家具存文字互異許博采而存之古本弣下或亦引詩陸氏舉弣遺解是其疏也今詩作駢乃譌字耳

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箋云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戒怨正義曰此經兼言昏姻箋通言骨肉者以昏姻之親與宗族同類并云兄弟甥舅連言之是其同也承琪案古人文詞寬緩因言兄弟而連及昏姻義自可通然第三障傳言兄弟並不及昏姻序曰九族曰骨肉亦絕不及戚黨襄八年昭二年左傳並有賦角弓事皆取兄弟無遠漢書杜邠因註音前與註譚有隙說者以棠棣角弓之詩三國



魏文帝報曹植詔云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是此詩注言兄弟而連及昏姻者似非以兄弟昏姻並宜無遠何氏古義以此爲刺幽王寵任昏姻而疏遠同姓之詩謂類弁已爲幽王不親兄弟之明證而十月之交所言皇父七子皆襲嬖姻黨正月又言昏姻孔云漢書谷永上書云抑廢閭之亂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違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皆可與此相證無胥遠矣言王者之視兄弟不必與昏姻大相懸絕也此說以經證經似較孔疏爲切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做矣箋云爾女女幽王也胥皆也言王女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如之見女之教令無善無惡所向者天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正義

曰上章胥爲相此章胥爲皆者上以王於族親故爲相於之辭此言天下之人非一故爲皆觀文之勢而爲訓也嚴緝云民猶人也指族人也詩書稱先民皆訓人承琪案嚴說是也此民若泛指天下之人與三章此令兄弟不貫如嚴說謂王疏遠族人故族人尤而效之其中有令善之兄弟尙能寬裕有容其不善者必至交相爲病兩章文義相承又與序骨肉相怨意合四章民之無良後漢章帝紀及說苑建本篇民俱作人雖字本通用然此詩之民固不得泛指下民矣宋之詩也其實六六不心附民之無良相怨一方箋云良善也民之意不獲當反責之於身思彼所以然者而怨之無善心之人則徒居一處怨惡之家箋以一方爲居一處坊記引此詩鄭注亦云言無善之人善遙相

怨此蓋本之韓詩後漢章帝紀詔曰止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  
人之無良相怨一方注云言王者所爲無有善者各相與於一  
方而怨之義見韓詩又韓詩外傳四引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  
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其實一方不必謂  
各居一處嚴緝引錢氏曰一方猶一隅也蓋謂人各執其方隅  
之見不能量己怨人以致相怨下文所以言受爵不讓也漢書  
劉向上封事曰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  
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顏注云言人各爲不善其意乖離  
而相怨也一方謂自守一方所嚮異也詳劉向之意以詩相怨  
指朝廷之人非謂下民顏注一方爲方隅之意皆較箋說爲長  
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傳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

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案荀子儒效篇曰君子  
務修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  
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  
讓而勝鄙夫反是比周而譽愈少鄙爭而名愈辱煩勞以求安  
利其身愈危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此之謂也毛傳全取其說其義古矣若韓詩外傳所云有君不  
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  
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言能知于人而不能自  
知也此似以亡爲忘謂至于已而忘之解雖與毛異義自可通  
坊記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  
民猶犯貴朝廷之上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

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注云貪爵祿好得無讓以至亡已此注亦與毛合總之毛韓鄭皆讀詩已字爲人已之已宋人乃以爲已止之已如孟子云終亦必亡而已者夫以亡而已爲已斯亡則是經文爲不辭矣至于已禮之言飲于人而不辭自如食宜饅如酌孔取傳饅飽也箋云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王有族食族燕之禮正義曰言王有族食族燕之禮者經解所以有食酌之事食則族食酌卽族燕矣以食禮無飲燕法無食故知二事也承琪案此饅與常棣飲酒之飲不同彼當作醜說文醜私宴飲也毛詩作飲者字之借此乃飲之別體說文饅燕食也燕食謂安燕之食安食則飽故傳云饅飽也許書饅下引詩飲酒之饅者段注以爲說假借是也宜饅與孔取對文箋以孔爲器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則宜亦有度意蓋食量所飽酌量所取乃言敬老之正禮杜鄴所謂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也釋文云宜字本作儀韓詩云儀我也案儀宜古字本通訓我則非是蘇氏詩傳說此章以老馬不自謂老而任駒之任後將不勝而不顧譬小人而任賢者之事不畏其後之不克故告之以食必以其宜爲飽之節酌必以其孔爲取之節食而不以其腹之所宜則病酌而不以其空之所容則溢受爵而不以其量者亦猶是也後儒多從之以此爲終前章不讓斯已之意然與序不親九族之義如風馬牛矣

母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傳猱援屬塗泥附著也箋云母禁辭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爲之必也附木桴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正義曰以顧下小人與屬故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孫毓難鄭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爲禁之而云母乎汪氏異義曰孫毓所難有理孫既難鄭必有易箋之文而疏不載後儒詮釋此經皆以猱之升木塗之附物喻小人易於爲惡王母得更教之孫意當同此解承琪案此章及上章語意皆一反一正相承每上二句刺王下二句告之以正上章見王之侮慢老人如以老馬爲駒不顧其後之年亦將老故下言族食族燕有宜餽孔取之正禮此章申第二章爾教之義而禁止之母字貫二句

言母教猱升木母以塗附塗喻禁王母以薄爲教使小人相倣而爲惡下二句承上言之徽猷承教字言君子有美道則非如教猱之爲與屬承附字言小人所順從則非如泥塗之附如此詮釋似稍明順姚氏識名解曰詩中如字明是以下句喻上句蓋猱有升木之性教之則益縱其升子弟有不讓之心教之則愈陵其上其勢如塗泥相附著愈積愈厚不復可解故下二句正言在上者有美道則小人自以分相屬而不相陵矣此說於經文亦有理會但教猱已屬取喻又以附塗爲喻中之喻終有未協不知上言母下言如乃互文之例上句亦含如義下句亦含母義也

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令精齋矣其祖以然齊人心  
雨雪濛濛見暉日消傳暉日氣也箋云雨雪之盛濛濛然至日

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  
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其所以然者人心  
皆樂善王不啟教之此箋以雨雪喻小人蓋本韓詩及劉向之  
說韓詩外傳四言范雎魏牟等十子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  
仁人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則天下  
之害除聖人之跡著引詩曰雨雪庶庶見釋文見韓詩見  
日出也玉海引韓詩作曉見段氏詩漢書劉向亦云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云雨雪庶庶見  
見津消段云顏注見無雲也見日氣也見字不得訓爲無雲依  
顏注則劉向引詩見字作曉正同韓詩師古時不誤後  
人妄改作見耳此箋說所從出也承琪案類并刺幽王不親九族以雨  
雪喻王暴虐疑此詩亦以雨雪之盛喻王惡見日氣者以此人

之善毛意蓋言人之爲惡雖甚但欲爲善則惡自消如雨雪得  
日氣而消也此似於經序義合孔疏以箋說述毛未必果得毛

旨

莫肯下遺式居婁驕箋云莫無也遺讀曰隨式用也婁斂也今

王不以善政啟小人之心則無肯謙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

已用此自居處斂其驕慢之過者釋文遺王申毛如字婁王力

住反數也正義謂毛無改字之理婁之爲數乃常訓因別爲毛

說云小人皆爲惡行莫肯自卑下而遺去其惡心用此之故其

與人居處數爲驕慢之行臧氏經義雜記曰荀子非相篇莫肯

下隧楊注隧讀爲隨莫肯下隨於人隧與隨聲同毛詩本出於

荀卿故鄭氏據之讀遺爲隨王肅申毛作如字乃與鄭毛異耳

承琪案荀子云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窮爲上則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僭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爲上則必危爲下則必滅詩曰雨雪漙漙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驕段氏云宴然當作晏然轉寫譌省耳晏同曠曠同覲廣雅釋詁曠曠煥也玉篇廣韻皆云覲曠二形同俗本荀子依詩改見覲宋本不此之謂也詳荀子所言皆驕慢之行則引詩下隧正與屢驕相對隧通作隊儒效篇至其頭山隊注云隊讀爲墜說文隊从高隊也墮下隊也文選歎逝賦注引韓詩章句曰墮猶遺也廣雅遺墮也是隧隊墮遺數字聲同皆降下之意此詩謂王不親

九族其惡如雨雪之盛但欲爲善則惡亦可消無如其莫肯謙卑下降惟用此居之不疑數爲驕慢毛雖無破字之理然必用其師說不當訓爲遺去若婁之爲數自可從王述毛耳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傳蠻南蠻也髦夷髦也箋云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變化之我用是爲大憂也承琪案韓詩外傳云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小人之行也箋說似出於此蘇傳云王之視王族如蠻髦之不相及呂記嚴緝皆從之謂王視骨肉如夷狄然是詩人之所憂也此解似於經序尤合賦此爲國王暴虐諸侯畏懼不道陳王伏傳自苑柳論前王雖不道而國子傳實之數自不可廢或說序云苑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申諸侯皆不欲朝言

王者之不可朝事也案正義述毛鄭以此詩爲諸侯不朝王者所自作後儒謂王雖不道而臣子朝貢之禮自不可廢如疏所云疑于悖理傷教不知此爲幽王暴虐諸侯畏禍不敢朝王於是在王朝者作詩以著其事而原其情故得列之於雅其曰予者蓋代諸侯自予詩中言我言予多代述之辭疏泥於予爲自言故成語病

上帝甚蹈無自暱焉傳蹈動暱近也箋云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愬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已所以不朝之意正義曰蹈者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爲動言王心無恆數變動也故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爲斥王矣暱近釋詁文毛於下章祭焉云病也言王

者躁動無常行多逆理無得自往近之則爲王所病與此互相接也承琪案此疏申傳甚當經文二句直下惟其王心變動故無得自往近之無得自取其病兩章詞旨皆極明順箋改蹈爲悼以上帝二字一讀音退爲呼而愬之下甚蹈爲自言中心悼病與節南山昊天不傭昊天不惠同一讀法鄭箋慣用此例未免多作轉折且謂中心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自爲從語意亦不甚貫

國策楚策孫子謝春申君日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察也韓詩外傳四所載略同其引詩作上帝甚惛蹈惛形聲相近是韓詩亦當爲變動意與毛同熊朋來經說云國策上帝甚神古篆申字

回轉故譌爲昌字此刺時君之詩猶比之上帝末章比之天不  
忘敬上也承琪案荀子謂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則所引詩卽作  
甚神亦必非威靈可畏之謂況外傳字又作悖三占從二當定  
神爲譌字熊說轉以神誤爲蹈非矣

俾予靖之後予極焉傳靖治極至也箋云靖謀俾使極誅也假  
使我朝王王畱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  
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正義述毛此言王不可朝而  
云使我治之後我至焉則毛意以爲恨王不使已治事故後不  
至也鄭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居以凶矜反以類此則極邁  
皆罪事故易傳承琪案依傳極至之訓自當如疏所述次章邁  
雖無傳然黍離蟋蟀東門之扮傳皆訓邁爲行則此亦當同兩

章俾予靖之皆代爲設言王若使予治事後日子將至止予將  
行來謂朝王也末章曷予靖之乃正言以揭其畏禍之隱與上  
二靖之相應謂何嘗使予治事徒居以凶危之地而已此其所  
以不朝歟箋意凶矜與予極予邁同類則俾予曷予文義反正  
不同似不如傳義之協

都人士

序云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箋服謂冠弁衣裳也承琪案  
據此箋是序當作周人刺服無常也故箋以冠弁衣裳總釋服  
字正義云刺其時人所著之服無常又云此刺當時之服無常  
皆可證序服上無衣字然各本皆有其誤衍久矣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箋云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



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稽古編曰箋疏以士爲庶民嚴緝辨其誤而謂士與女對舉是貴賤之通稱當矣但此詩所謂士大率主貴者言耳民望之目充耳垂帶之飾非士大夫不能當之惟臺笠緇撮實爲賤服然郊特牲言蜡祭諸侯使者草笠而至貢於大羅氏所以尊野服諸侯使者必士大夫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是未敝之時貴賤皆緇布也然則臺笠緇撮雖非貴者之常服要亦有時而服焉何必定指爲庶民況此詩中三章皆士女對舉女稱君子女則大家女也女獨舉其貴不應士偏指其賤且詩所述言行服飾之美正序所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者卽以五章皆指長民者言何不可哉承琪案箋謂都人有士行者本不專指庶民

觀下箋云其餘萬民寡識者減瞻望而法效之是明以士與民對正義曰舉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此本鄭注喪服傳云都邑之士則知尊禰近政化也賈疏云士下對野人上對大夫則此士所謂在朝之士並在城郭士民知義禮者總謂之爲士也此解甚是詩疏泥於臺笠緇撮爲庶人之物又以箋取溫裕謂非大蜡之服故同犬羊之裘不裼不知箋言取溫裕者謂其衣服有常無取華美非不裼之謂不得因是斷爲庶人至臺笠緇撮箋云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此言儉而合於禮節則陳氏據郊特牲玉藻以爲貴者亦有時而服之是也若庶人則臺笠等是其常服何爲美其儉且節哉言士不裼立效庶人等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

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  
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爲逸  
承琪案賈誼新書等齊篇引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  
周萬民之望賈時毛詩未行又所引字亦小異疑同於三家然  
則三家無此首章或後漢時逸之亦未必本無也  
網直如髮傳密直如髮也箋云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  
本末無隆殺也嚴緝引解頤新語曰其首飾網直一如髮之本  
然謂不用髮髻爲高髻之類此卽逸齊詩補傳之說戴氏續詩記謂網所  
以約髮其直垂下與髮一色方望溪本之謂網是以纒韜髮引  
檀弓網練爾雅素練網杠證網與韜同言禮教盛時女無泊容  
故以纒韜髮直如其髮之本然承琪案范逸齋謂髻如本髮則

於經文當增髻字故戴岷隱卽以網爲束髮之物然古人用纒  
韜髮男女皆然不應專屬之都人之女爾雅翼曰網直如髮言  
髮甚網直也黃氏通解引或說云如字當作其皆近於改經從  
我毛詩寫官記曰網絲也網之直有如此髮者倒句也夫一髮  
也而直者如網曲者如蠶無所不善故又曰卷髮如蠶承琪謂  
傳但云密直如髮竝不言密直爲何事恐不同鄭箋以比性行  
竊意經言其髮之密直如此古文倒裝故云其網直者有如此  
之髮也傳特順經文而釋之耳美髮此經實五以然非想  
充耳琇實傳琇美石也正義曰淇奧傳曰琇瑩美石說文云琇  
美石次玉也然琇是美石之名耳而此傳俗本云琇實美石者  
誤也今定本毛無實字說文直云琇石次玉則實非玉名故王

肅云以美石爲瑱塞實其耳義當然也承珙案實雖非玉名然如王肅以爲塞實其耳則與充耳文複不辭以淇澳傳準之此傳或當如俗本作琇實美石也詩中如瓊華瓊英瓊瑩琇瑩之類皆如玉石名下連文以狀其美疑此琇實正以狀琇非狀充耳也朱氏通義曰詩詁云瑩猶榮也謂玉之始生如草木之榮也英謂一玉之中最美者如草木之英華謂玉之方成如草木之華實謂玉之既成如草木之實皆可用之玉也此說有理可補注疏所未及

垂帶而厲傳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正義曰毛以言垂帶而厲爲絕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爲帶之垂者其申鄭云以言如蠶

將外物以比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帶垂故云而亦如也如厲如鞶厲者謂如桓二年左傳云鞶厲游纓也承珙案左傳以鞶厲游纓與帶裳幅易竝言則鞶與帶爲二物厲與鞶又爲二物此傳以厲爲帶之垂者明厲是垂帶之名不得爲垂帶之貌惟厲是帶之垂者故帶亦通名厲方言厲謂之帶廣雅厲帶也是也厲與紳同玉藻注亦云紳帶之垂者也紳之義爲重爲束又名厲者當從鄭爲裂字之借說文裂繒餘也夫帶以繒爲之而垂其餘故得裂名歟經文垂帶而厲與鞶有珉文法略同言垂其帶而爲厲也杜注左傳以帶爲革帶鞶爲夫帶厲爲夫帶之垂者孔疏以賈服等說鞶厲皆與杜同惟鄭元獨異內則注以鞶爲小囊讀厲如裂繒之裂案禮記稱男鞶革女鞶絲

鞶是帶之別稱言其帶革帶絲耳鞶非囊之號也禮記又云婦  
事舅姑施縈表表是囊之別名今人謂裏書之物爲表言其施  
帶施囊耳其縈亦非囊也若以縈爲小囊則表是何器若囊亦  
是囊則不應帶二囊矣此疏力駁鄭注與詩疏異蓋各依法爲  
言耳但杜以厲爲大帶之垂者以鞶爲大帶則非古人衣服本  
有二帶儀禮賈疏謂大帶所以束衣革帶所以繫鞶及佩大帶  
以絲鳴鳩其帶伊絲是也鞶字從革當爲革帶白虎通義云男  
子有鞶革者示有金革之事革帶雖揉皮極軟不能挽結而下  
垂故通典及三禮圖皆云革帶鉤髀然則厲自是大帶之垂者  
不得以鞶厲連文謂鞶爲大帶若鄭注內則乃一家之說箋詩  
又因下言如蠶故以上爲如厲然毛意謂垂其帶而爲厲文義  
自順不必改而爲如也

自順不必改而爲如也

髮則有旃傳髮旃揚也箋云旃枝旃揚起也爾雅翼云禮斂母

髻而有曲者以長者皆斂之不使有餘鬢旁短者不可斂則因

之以爲飾故曰匪伊卷之髮則有旃先儒以爲旃揚也非故卷

之髮當自有揚起者爾淮南子言鄭舞者髮若結旌

承琪案淮南修務訓

本作鼓舞高誘許氏曰屈而復舒也結旌則旃之義承琪案箋

云一作鄭舞枝旃二字必有成文未見所出漢安世房中歌金支秀華庶旄

翠旌臣瓚曰樂上眾飾有流遡羽葆以黃金爲支其首敷散若

草木之秀華也文穎曰析羽爲旌翠羽爲之也據此疑枝與支

同亦旌旗旒縵之屬枝旃猶言金支翠旗故云枝旃揚起謂髮

之揚如枝旃也

采綠

序云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箋云怨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李氏集解曰此錯會作詩者之意夫序曰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則是刺幽王非刺怨曠雄雉之詩曰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說詩者皆知其爲刺宣公乃於此詩而強爲之說以爲譏刺婦人不當怨曠何也稽古編曰張弓綸繩特設爲此語以形容其必至之情豈真謂欲從行哉況刺詩之作必有關於王政之興衰民風之美惡故聖人錄之以爲後世永鑑乃區區與里巷婦人較論得失何陋也承琪案箋泥於三章爲婦人欲從君子故云今怨曠自恨初行時不

然然四章其鈞維何緊承上文而正義又云此本在家之鈞非謂役中於文義殊窒闕其實此詩旣刺時多怨曠通篇皆代怨曠者之言首次敘其憂思之情三四述其宴昵之想或本其在家之時或設爲歸後之事皆可實不必如箋所言但其體近於風而列之雅者自以所刺者在致此怨曠之由耳

薄言歸沐箋云言我也禮婦人在夫家符象符今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有云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正義曰此訓言爲我我君子也我則沐以待之此我義勢所加非經言也承琪案末章薄言觀者箋云鈞必得魴魴魴是云其多者耳其衆雜魚乃眾多矣此則以言爲云一篇之中兩用薄言不應異義故薄言歸沐似卽謂薄云歸沐薄云者語辭庶幾其君子之歸而

沐以待之也箋訓言爲我恐非經旨然三章言輶其弓言綸其繩箋以言爲婦人自我則此章箋意亦當以言爲婦人自我謂我將待君子之歸而沐焉正義乃以爲我君子則岐之又岐竝失箋旨矣

五日爲期六日不詹傳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云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承琪案箋說於經文增出月字且幽風有三之日四之日而不言五六之日此詩亦未言之日何得釋爲五月六月正義謂毛雖云五日一御不必夫行六日便怨當是假御之期日以喻過時此申傳意甚明而又疑於五日一御爲諸侯御之日數非庶人之禮不知諸侯兩媵姪娣各有專

稱不得統名爲妾則內則所云妾未滿五十者當通乎大夫以下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其說是也嚴緝亦疑五日六日爲時未久故以爲新昏者之怨辭郝仲輿本之謂古者公旬不過三日然卽令踰三日至五六日亦不應遽以怨曠與刺總之六日祇爲過期之喻孔疏言常時以五日爲御之期至六日而不至尙以爲恨況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舉近以喻遠也此數語解經尤諦後漢書劉瑜上疏言女嬖充積因云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況從幼至長幽藏歿身云云詳其引詩之意亦是以暫時况久遠也

序云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困學紀聞曰朱子詩傳采菽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黍苗宣王時  
美召穆公之詩按國語注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黍苗道召  
伯述職勞來諸侯也是韋昭已有是說承琪案左傳襄十九年  
季武子如晉拜師范宣子賦黍苗杜注亦云黍苗美召伯勞來  
諸侯則此說或出三家然述職勞諸侯祇可施於下泉之卒章  
此詩但言召伯營謝勞來徒役竝無述職勞諸侯之事韋杜之  
言實未可據至左傳賦詩多祇取其詞不盡拘作詩之旨如范  
宣子之賦黍苗意取晉侯憂勞魯國而季武子之拜卽專以陰  
雨膏黍爲詞又如襄廿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西賦黍苗  
之四章亦但取召伯之功以美趙武皆不復論作詩之本旨後

儒必以爲此有美無刺亦徒以其詞而已韓氏怡曰十五國之  
風或以采得之先後爲先後容有作在先而采在後以致時世  
失次者雅在王朝國史隨時編錄世次必無錯亂當與瞻彼洛  
矣之思古明王同若果美宣王則應次車攻吉日閒矣詩疑云  
行役無期則興嗟怨曠前列采芣次以黍苗則膏雨之義著矣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傳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箋云營謝轉餽之  
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正義以車爲大  
車又引秋官罪隸及地官牧人證箋牽傍牛乃轅外輓牛人御  
之不與將車者同且云箋以召伯所勞當是勞人故歷言其事  
以表其各自別人承琪案傳下四者字則指人不指物之意已  
明荀子富國篇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

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詩曰我在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楊注云引此以明百姓不憚勤勞以奉上也然則荀意亦以任輦車牛皆指人言明矣蓋云歸哉箋云蓋猶皆也其所為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正義曰蓋者疑辭亦為發端孝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敢專決禮記禮器云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末句不為發端而其上歷陳四事故為皆也承琪案爾雅釋言弁同也弁蓋也弁既訓同又訓蓋是蓋與同義亦相近又釋詁咸皆也闕宮箋咸同也被疏云皆亦同之義故此箋又云蓋猶皆也

隰桑

王女共前于桑中土可賦詩人賦賦賦賦賦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箋云遐遠謂勤藏善也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正義曰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善之故心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以為證稽古編曰表記引隰桑遐不謂矣遐作瑕鄭曰瑕之言胡謂猶告也此解明順故朱子用以釋此詩並及他詩遐瑕二字呂記釋此以為欲進忠告於君子此又用左傳杜注也左傳鄭伯享趙孟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襄二十八年杜注云武欲子產之見規誨東萊之說本此然玩詩語及鄭箋本無規誨意惟箋末引論語云云



杜見忠誨與謂相近故有此說不知鄭本訓謂為勤不以誨證

謂也又案孔疏申箋亦未得箋意鄭訓謂為勤勤與勞同義論

語言愛之則必勞來之孔安國論語注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鄭應同孔注詩言愛之則

必勤思之語意相符故鄭引之以證不謂難證不忘也意在愛

勞不在忠誨也承琪案爾雅勞來事謂竝訓為勤此序云盡心

以事之事即勤也詩言心乎愛矣乃序所謂盡心遐不謂矣乃

序所謂事之也至表記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即引此詩孝經

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引此詩此或三家有此

解以謂為忠告之義要非毛詩序意也

稽古編曰中心藏之鄭元王肅皆訓藏為善王說見表記疏然此釋文云藏王才

即反則以肅不訓善與孔疏蓋古止有藏字後人始加艸故漢

書藏皆作臧然臧字本兼藏義亦可訓匿觀孝經引此詩注云

愛君之念恆藏心中晉孫秀舉此詩以答潘岳亦作藏匿解可

知故表記皇氏疏亦訓包藏承琪案韓詩外傳引孟子曰學問

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又云道雖

近不勤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性

致志也亦引此詩二語此雖與詩中本旨無涉其藏之自作藏

蓄之義疑韓詩字本作藏與毛異也

白華詩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

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

作是詩也詩序辨說云漢書注引此序幽字下有王廢申三字

是詩經解卷二十一 毛詩後箋二十一

雖非詩意然亦可補序文之缺承琪案朱子以爲非詩意者蓋  
主此詩爲申后自言非周人作刺耳考漢書班婕妤好傳云綠衣  
兮白華自古兮有之顏注曰綠衣詩鄘風刺妾上僭夫人失位  
白華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此恐是小顏隳括序文言  
之序本有得褒姒而黜申后語非今本首句脫王黜申三字觀  
其引綠衣序亦非專取首句可見但序幽后二字究疑有誤下  
文明云幽王取申女以爲后何得又稱褒姒爲幽后十月之交  
疏云敵夫曰妻王無二后褒姒是幽王所嬖豔妻非幽王之后  
而此疏又云箋以申褒皆爲王后故辨之云是謂幽后其說殊  
相矛盾箋惟泥於刺幽后之文故以碩人指褒姒其實不然詳見  
後詩端爲刺幽王而作似未指斥褒姒幽后字當如程子說是

幽王之誤故下繼之以取申女云云也

歐陽本義曰據序意幽王黜申后而立褒姒致下國化之亦多  
棄妻而立妾毛鄭一家所解終篇不及下國之人妻妾事此其  
所以失也承琪案正義云下國化之卽五章鼓鐘于宮聲聞于  
外是也此詩主刺王之遠申后但王爲此行則爲下國所化故  
經略文以見意序具述其事以明之此疏所論經與序詳略之  
故當矣若如歐說以之子爲棄妻斥其夫則次章天步艱難恐  
非下國之棄妻所得言耳申后而不立褒姒理亦甚顯論云白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傳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承琪案菅  
與茅統言之則爲一物析言之則爲二物故說文廣雅及楚辭  
王逸注皆菅茅不分陸疏則云菅似茅郭注爾雅亦以菅爲茅

屬此傳意亦以菅茅爲二物故用爾雅白華野菅而申之曰已  
漚爲菅是菅對野菅爲言陳風東門之池釋文及正義皆云已  
漚爲菅未漚爲茅殊非傳意但傳雖不以菅茅爲同物而其取  
興之意則似以菅茅皆喻申后而不及衰妣野有死麕傳云白  
茅取潔清其不以喻衰妣可知若如正義所引王肅之說菅茅  
興夫婦以端成潔白相申東則是兼喻王及后而次章露彼菅  
茅何以又專指申后不得覆養曾菅茅之不如乎田閒詩學云  
菅茅皆況申后逸詩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  
則菅蒯乃蕉萃之比白者贊其白潔也東者稱其守禮也承琪  
又案次章露彼菅茅與後浸彼稻田樵彼桑薪正同箋以稻田  
桑薪皆喻申后而於菅茅又兼喻衰妣且首章言菅忍茅脆分

別判然而次章箋乃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之茅使與白  
華之菅相亂皆未免自相違戾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傳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  
微不著無不覆養正義曰言露亦有雲者以雨必有雲言亦本  
雨也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  
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  
旦爲昏亦是露之雲也承琪案此疏體物甚微歐陽本義黃氏  
日鈔皆以露爲覆露不信露亦有雲之說朱氏通義謂霧露非  
一物孔疏未的不知雲氣微則爲露重則爲雨所謂天無雲則  
有露者是雲已散而爲露有雲則無露者是露未成而尙爲雲  
也疏云露濃霧合則清旦爲昏謂霧即是露之雲耳非以霧露

爲一物也。蓋漢合輿前巨嶽會而隴嶺之嶺耳。漢之隴嶺  
澎池北流傳。澎流貌。水經渭水注鎬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澎池  
水合。水出鄜池西而北流入於鎬。毛詩曰：澎流浪也。而世傳以  
爲水名矣。鄭元曰：豐鎬之間水北流也。承瑛案：此以澎池爲水  
名。又所引毛傳與今詩異。然說文亦云：澎水流貌。从水彪省聲。  
詩曰：澎沱北流。疑鄜注浪字誤。左思蜀都賦：灑灑池而爲陸澤。  
魏都賦：詩梗概於澎池。亦皆以澎爲池水之流者耳。惟池乃水  
之所爲。澎雖流貌。亦或爲水名。故括地志：九域志：寰宇記皆以  
澎池爲水名。觀箋云：豐鎬之間水北流謂澎池。在豐鎬之間。其  
水北流。非泛言他水。水經注云：渭水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渭  
水又東北與鄜水合。蓋豐鎬二水皆自南來而注于渭。鎬又在

豐之東。豐鎬東西之間。澎池北注於鎬。故箋云：豐鎬之間有水  
北流。卽謂澎池也。正義引文王有聲箋：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  
東。然則豐邑之間。惟豐水耳。而謂之池者。此池在豐水之左右。  
上引豐水北流浸灌。旣訖。又決而入豐。亦爲北流。今案箋明云：  
豐鎬之間。則必不指豐水。且水經注明云：澎池入鎬。而疏以爲  
上引豐水復入於豐。不知何據。集傳又謂豐鎬之間水多北流。  
不知豐鎬之間本無多水。如謂渭南六川皆北流入渭。則湧在  
豐西。漪瀾澹又在鎬東。不得言豐鎬之間也。蓋此之爲水。卽  
嘯歌傷懷。念彼碩人。箋云：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申后見  
黜。褒姒之所爲。故憂傷而念之。正義曰：以此嘯傷而念之。是念  
其不當然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夫人故以

爲妖大之人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孫毓云申后廢黜失所故  
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毛旣不爲之傳意當與鄭同承琪案疏  
云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則上文浸彼稻田下文樵彼桑薪  
皆言彼何又以喻申后此碩人定當從王孫述毛以爲申后至  
呂記又從邱氏以碩人指幽王然詩中四言之子一言念子諸  
家皆以爲斥幽王可也若謂碩人亦斥幽王則非是嚴氏質疑  
曰衛風碩人其碩碩人指莊姜此詩碩人正指申后莊姜之失  
位與申后之見黜略同故皆以碩人稱之詩人旣惡褒姒決不  
稱之爲碩人而一篇之中旣斥王爲之子又稱王爲碩人於屬  
文亦無是體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傳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箋云王失禮於  
內而下國聞知而化之玉弗能治如鳴鼓鐘於宮中而欲外人  
弗聞亦不可止段氏詩經小學曰箋云鳴鼓鐘謂鼓與鐘二物  
也靈臺於論鼓鐘鄭云鼓與鐘也此詩正同孔云鼓擊其鐘誤  
承琪案段說是也韓詩外傳四僞詐不可長虛空不可守朽木  
不可雕情亡不可久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言有申者必能  
見外也此釋詩正與毛同又云誠惡惡知刑之本誠善善知敬  
之本云云又云苟有溫良在申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  
睫不能匿之其下皆引詩作鐘鼓于宮聲聞于外以此推之則  
毛詩之鼓鐘亦不當爲鼓擊其鐘矣

也承其案幹說文燥愁不安也灰心鼻聲詩曰念子惓惓此當  
从釋文作不申爲長又愧悵愁也从心况聲詩曰視我愧悵段  
注云悵宜依釋文作很全詩作邁邁者即愧悵之段借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傳扁扁乘石貌玉乘車履石箋云玉后出

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履石申后始時亦然今見見各本

從岳黜而舉賤正義曰作者以玉黜申后故觀其若耳所乘之

石而傷之言有扁扁然升之以乘車者此石也申后嘗履之今

忽然見黜而卑不復得履之是其所所以可傷也言王乘車履石

者言乘車之得履石唯王爲然今申后履之是其貴時與王同

故繫玉言之承其案傳但言玉乘車履石竝不及后則毛意未

必以后亦履石夏官隸僕玉行洗乘石文選任彥昇進李善注

引尸子淮南齊俗訓並云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此皆人君之事

士昏禮婦人以几賈疏云王后則履石者亦用此詩鄭箋以意

推之耳然履之卑兮卑字當屬石言經意似謂有扁之石可以

履之而卑夫妻敵體不宜任意踐踏卑字正與下文遠字何氏

古義云履之卑兮是倒句文法言此乘石也雖其處地卑下亦

時得蒙王之踐履而我獨無絲與王親近則是斯石之不如也

此則以履石爲反興與二章言申后管茅之不如四章桑薪之

不如者文意一例其義亦通若如箋說則是賦而非興但申后

黜遠尙在年文上三句祇言石卑未言后卑也歐陽本義又謂

石卑喻妾宜在下蘇傳呂記嚴緝皆從之則是上三句言褒姒

下二句言申后詞意不相承接矣

序云縣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亡微賤不肯飲食教  
載之故作是詩也箋云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  
介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則當明贍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  
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虞東學詩曰本詩  
言道之云遠又言豈敢憚行則有征行之事可知言後車載之  
詩人自是登仕版者非徒役之庶人可知而車直言後則爲臣  
之微者亦可知集傳特託鳥言爲異耳大致亦從舊說也後之  
爲說者乃別生枝節總不可據承琪案荀子大略篇引詩曰飲  
之食之教之誨之王道具矣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引詩云飲之  
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此皆言富教之事

而借詩爲證於詩之本旨無涉至韓詩外傳載客見周公說以

誅管蔡事謂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其下引詩

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此則言時勢不可失之意更非詩旨惟

潛夫論班祿篇有行人定定字疑而縣蠻諷語是以此詩爲行

役者諷刺之作與毛鄭解合有誤而縣蠻諷語是以此詩爲行

縣蠻黃鳥傳縣蠻小鳥貌案此傳與秦風黃鳥傳交交小貌正

同而此以小鳥與微臣其義尤切何晏景福殿賦李注王融曲水詩序

引韓詩章句以縣蠻爲文貌雖與毛異然皆不以爲鳥聲惟長

樂劉氏始有縣蠻鳥聲之說實無所本何氏古義遂以聯縣不

絕及南蠻賦活釋之不知凡雙聲字不當分析爲訓詩中言黃

鳥者惟葛覃以啾啾狀其聲耳其現院交交縣蠻皆非聲蓋詩

不以雙聲疊韻象聲也周氏柄中曰古其山歌甘瓜施登葉絲  
蠶樹葉亦稱絲蠶則非鳥聲可知矣不當合音飲隨詩中言黃  
樂隆瓠葉音謂蠶絲之類實無根本所因古其後以蠶絲不  
序云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  
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范氏補傳曰類弁之刺  
幽王謂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賓筵之刺幽王謂媒近小人  
飲酒無度然則幽王非能儉也特禮之所當行乃棄而不用耳  
承琪案此說足破嚴緝所疑幽王是過於燕飲非有性牢而不  
肯用之謂蓋此詩主刺王棄禮不行故舉飲酒之物至薄而有  
禮者以諷之詩中君子即序所謂古之人言古之人尚不以薄  
物而廢禮今王乃有盛禮而不能行故思古以刺焉其義甚明

無庸別解

言飲酒之禮甚具曰三章而又不公一公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傳幡幡瓠葉貌庶人之菜也案傳以瓠葉  
為庶人之菜者不過極言其物之微薄以見維其禮不維其物  
如蘋蘩藎藻可以薦鬼神而羞王公之意未嘗以全詩皆言庶  
人之禮也鄭箋泥於傳義遂歷言庶人之事以君子為庶人之  
有賢行者已與序思古意不合又云熟瓠葉以為飲酒之菹農  
功畢乃為酒漿以合朋友然邶風匏有苦葉傳云匏謂之瓠瓠  
葉苦不可食也箋以瓠葉苦謂八月之時然則農功既畢瓠葉  
尚可享乎左傳昭元年趙孟賦瓠葉穆叔知其欲一獻則此詩  
當是一獻之禮禮有獻有酢有酬而後二獻之禮終與詩中所  
言正合古者士禮一獻士冠禮注雖云一獻之禮有薦薦脯也有



祖體也其牲未聞然既夕注云士腊用兔詩三章皆言兔首又焉知非士禮而必以爲庶人之禮乎箋又云每酌言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酌名正義云若是禮合當然不應每酌言我今每言我則是行用他法此解尤支離形弓受言藏之傳云言我此亦每受言言又豈得謂行用他法邪有免斯首釋文斯毛如字此也鄭作鮮音仙白首也正義曰毛無改字之理斯字當訓爲此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一兔頭耳然按經有炮之燔之且有炙之則非唯一兔首而已既能有兔不應空用其頭若頭既待賓其肉安在以事量理不近人情蓋詩人之作以首表兔唯有一兔卽是不以微薄廢理也承珙案此疏駁王孫唯有兔頭之說甚是但三章疏又云於一兔之上

而經有炮燔炙三種不知所謂炮之燔之炙之者當是沿此免者或炮或燔取其事便皆略於物而詳於禮之意非一兔而有炮有燔有炙亦非三兔而一炮一燔一炙也至免以首言猶魚以尾言此李迂仲之說而集傳用之當矣後漢書儒林劉昆傳王莽世弟子恆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此不過假詩以習禮東觀漢記作以素木劔瓠葉爲俎豆則非真煮瓠葉射以菟首者當卽懸菟首而射之無非以示禮意桑弧蒿矢固非真射具也章懷注謂以瓠葉爲俎實既誤又云射則歌菟首之詩而爲節夫瓠葉篇名明見左傳何所據而改名菟首乎詩集註子曰以瓠葉爲俎豆曰燔炮之燔之傳毛曰炮加火曰燔又燔之炙之傳炕火曰炙箋云

凡治兔之宜解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段懋堂云詩炮  
魚二字瓠葉閼宮當作炮瓠葉傳毛曰炮鄭注禮記裏燒曰炮  
蓋炮必連毛故閼宮曰毛炮傳曰毛炮豚也今詩閼宮作魚者  
誤字六月韓奕皆言魚鼈鼈無毛非可炮者魚乃蒸煮之名其  
異體作魚服虔通俗文燥煮曰魚毛詩作魚與炮異體蓋皆本  
相傳如此乃魚之古字也說文有炮無魚當本兼有以案而逸  
其一韓奕正義引字書炮毛燒肉也魚蒸也所謂案書即說文  
是說文本有魚字也又云說文燔宗廟火孰肉今世經傳多作  
燔作燔火部燔下云蒸也是詩作燔爲段借字他經作燔乃俗  
耳又云說文炙炙肉也从肉在火止炙肉各本作炮肉今依楚  
茨傳正楚茨傳曰炙炙肉也瓠葉傳曰炕火曰炙正義曰炕舉

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按炕者俗字古當作抗方  
言抗懸也是也瓠葉言炮言燔言炙燔炙不必毛也抗火不同  
加火之逼近也此毛意也箋云解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  
之此申毛意也然則鳧鷖楚茨行葦燔炙竝言皆必異義生民  
傳曰傳火曰燔貫之加于火上曰烈貫之加于火即抗火也生  
民之烈即炙也禮運注曰炮裏燒之也燔加于火上也炙貫之  
火上三者正與瓠葉傳相合然則炙與炮之別異又可知矣  
承琪案段說炮魚之異其辨甚諦至燔與燔許書雖分二字古  
文恐祇作燔即說文亦曰燔熱也蒸加火也正與此傳加火曰  
燔合不必以燔爲借字又傳云炕火曰炙正義訓炕爲舉故段  
氏轉爲抗字且以炕爲俗字考說文炕乾也从火亢聲此傳云

炕火曰炙者謂以火乾之今人用火乾物猶有此稱不必轉炕  
 為抗亦不得以為俗字總之炮謂連毛之物以土包而燒之燔  
 者爛去其毛而加於火上炙者貫之以物而逼火使乾楚茨疏  
 云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生民傳傳火曰燔瓠葉傳加  
 火曰燔對遙炙者為近火故云傳火加火其實燔亦炙非炮燒  
 之也燕昭王詩曰燔炙之也歡賦于火土也炙貫之  
 辭曰漸漸之石貫之賦于火土曰燔貫之賦于火土也燔貫之  
 序云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  
 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稽古編曰漸漸之石三章毛傳  
 本不言與鄭王孫三家述毛皆以與釋之將戎狄荆舒分配詩  
 詞說各不同鄭以上二章上一句為戎狄叛之上二章次二句  
 卒章上四句為荆舒不至每章下二句為東征王

孫以每章上四句為戎狄叛之下二句為荆舒不至東征總六句而言多支離穿鑿俱非毛旨况

經止言東征序本用兵之由故竝舉戎狄與荆舒耳必欲分裂  
 經文配此二役不太牽合乎詩止言道涂之險艱跋涉之勞苦  
 直是賦體非興也承琪案序於戎狄則曰叛於荆舒但曰不至  
 則似問罪之師宜先戎狄而乃命將率東征是已失其輕重緩  
 急之宜况役久病深恐致變生不測下國之所刺者疑在於此  
 後儒有謂犬戎在西幽不備而征東故此詩三言東而未露一  
 他字微見其意者此說似於情事有合國風豳出其豳里詩  
 田閒詩學曰或謂幽王東征之役史傳無所經見案四月篇有  
 云我日構禍是出征事也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非東征之實  
 紀乎承琪案左傳椒舉曰幽王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序言固

有徵矣鼓鐘傳云幽王會諸侯於淮水之上若之華序云幽王之時東夷西戎交侵則當其會諸侯於淮或即以東夷之叛而征之嚴緝謂史之所無詩即史也無庸更求他據矣四只篇言山川悠遠維其勞矣箋云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正義曰鄭以勞爲遠遠言廣闊之意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勞矣當爲勞苦故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戎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孫毓云篇義言役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川悠遠維其勞苦矣此俱是述毛爲說傳意或當然也又云廣闊遼遠之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

言當作遼也承琪案勞遼字雖可通然遼闊與悠遠義復不如王孫所述祇作勞苦爲安又不皇朝矣箋訓皇爲正謂不能正荆舒使之朝於王正義引王肅述毛以皇爲暇固勝於鄭而於朝仍謂不服修禮而相朝不若後儒以朝爲朝夕之朝者文義尤順何草不黃之三章曰哀我征夫朝夕不服以經證經無煩別解中齊雲時車駭谷語二日大雨此皆不皇朝也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傳卒竟沒盡也箋云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廣闊之處何時其可盡服汪氏異義曰傳對曷其沒矣爲義訓卒爲竟箋對土章維其高矣訓卒爲崔嵬各通承琪案據傳則下文不皇出矣當作出險之出謂石雖竟歷而山川長遠何時可盡則入險而不暇出險

軍行死地勞困可知如此則通章詞意一貫正義云毛以爲東  
征辛苦不暇出而相與爲禮此仍以鄭述毛恐非毛言也出則  
有豕白蹄豕涉波矣傳豕豬也蹄蹠也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  
姜氏廣義曰有豕涉波向無定說箋以豕之蹠突論敵之勇悍  
王氏詩總聞則云江豚兆雨或據宋黃子發相雨書云四方無  
雲惟河中有雲相連如浴豬二日大雨此皆不足據也嚴氏祖  
橫渠之說云豕性負塗今涉水濯其塗而見白蹄是久雨停潦  
多故也然按之本文終不如傳言雨微之安天氣鬱蒸則眾豕  
涉波爲必雨之徵蓋與月離于畢作一類解承琪案幽風東山  
鸛鳴于垤傳謂將陰雨則穴處先知鸛好水長鳴而喜與此詩  
所言雨微皆足見古人體物微妙且必有師說相承未可改易

又箋云四蹠皆白曰駭則白蹠其尤蹠疾者釋文駭戶楷反爾  
雅說文皆作孩古哀反考今說文無孩字鄭所見爾雅本當是  
駭字所云蹠疾正駭字之義此豕蓋卽名駭爾雅釋文引字林  
孩下才反則孩字始於字林詩音義乃以爲說文誤矣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傳畢噉也月離陰星則雨正義曰洪範星  
有好風星有好雨者卽此畢是也春秋緯說云月離于箕風揚  
沙則好風者箕也所以箕好風畢好雨者鄭洪範注云風土也  
爲木妃雨木也爲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暘北宮好  
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已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  
也承琪案鄭言五行以所克者爲妃卽從其妃之所好故畢爲  
西方金宿金克木以木爲妃木氣爲雨畢從其妃故好雨耳稽

古編曰顧英白云月入畢中則多雨舊以陰陽爲說非也天街  
在畢之陰七政中道也焉得謂離其陰則水平畢宿在天街之  
陽月入之卽雨焉得謂由其陽得旱乎余驗之皆然有若之不  
知家語則未敢信也又嘗謂余言月之離畢未有不在其陰者但  
必相傳著方雨遠之則否矣然則離陰離陽必非孔子之言乃  
後人妄託史記列傳載有若事獨刪去此語子長世掌天官當  
知其誤耳承琪又案漢書天文志云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  
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又云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又云巽在  
東南爲風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  
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  
故詩曰月離于畢俾湧沓矣言多雨也據此則毛云月離陰星

者謂畢爲陰道之星月離之則陰盛而雨耳論衡明雩篇云房  
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月出北道離畢之陰希有不  
雨由此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此亦以離畢爲月出北道與  
毛傳離陰星語合家語載孔子云昔者月離其陰故雨昨莫月  
離其陽故不雨專指畢之陰陽爲言宜顧氏以爲後人妄託也

明雩篇所載亦與家語同則自漢以來已有此說

菘之華菘自因與普本草鼠耳山

菘之華芸其黃矣傳興也菘陵菘也將落則黃正義曰釋草云

菘陵菘黃華蘂白華芡舍人曰菘陵菘也黃華名蘂白華名芡

別華色之名也某氏曰本草云陵蒔一名陵菘承琪案蘇頌云今本草無陵蒔

之陸璣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

華可染皂煮以沐髮卽黑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  
傳言將落則黃是初不黃矣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陸璣疏  
亦言其華紫色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  
變爲黃以裳裳者華言之則芸爲極黃之貌故將落乃然承琪  
案陸疏鼠尾之說自因吳普本草鼠尾有山陵翹之名而誤馮  
氏名物疏已力駁其非是惟本草經中品有紫葳名醫別錄一  
名陵苕一名芟華與爾雅毛傳皆合吳普又云一名瞿麥李當  
之云是瞿麥根不知本草別有瞿麥今本廣雅苳葳陵苕蘧麥  
也乃傳寫之誤爾雅釋文引廣雅本作苳葳麥句蘧蘧麥也據  
此知蘧麥亦名紫葳要與陵苕不同不得牽合爲一陳氏稽古  
編謂張揖誤以爲瞿麥非是陳氏又云唐顯慶中蘇恭修本草

始以陵霄爲紫葳其不類者有三然蘇恭本引郭注爾雅一名

陵時又名陵霄

今郭注脫此四字

是其說不始於唐人也史記趙世家

顏若苕之華集解引綦毋邃云陵苕之華其色紫與鄭箋紫赤  
而繁者合傳云將落則黃者蓋讀此芸爲其黃而隕之隕故釋  
文引沈重芸音運此必毛詩家舊讀如是左傳成二年隕于辱  
矣說文引作耘子此芸隕古通之證但裳裳者華以芸爲黃盛  
此言將落者謂黃至極盛則將落之候矣箋意以初華紫赤衰  
則萎黃與毛略同以經本言黃故但指其黃華者言之若爾雅  
之白華則唐注本草謂山中亦有白華者是也然則苕卽陵苕  
陵苕卽陵霄今之陵霄花色赭黃詩明言黃華而陳氏乃執孔  
疏之紫白陸疏之染皂以疑其不類不亦僨乎

牝羊墳首傳牝羊牝羊也墳大也牝羊墳首言無是道也正義  
曰釋畜云羊牡玃牝羊故知牝羊牝羊也墳大釋詁文牝小羊  
也首必稱身小羊而責大首必無是道理也爾雅翼據廣雅吳  
羊牝三歲曰牝不得爲小詩疏欲合墳大首之義稱爲牝小羊  
非是因謂墳卽玃字爲牝羊而牡首其說本於詩總聞何氏古  
義從之竝引易林墳首作玃爲證承琪案王氏詩稗疏云吳羊  
牝羊夏羊牝殺吳羊緜羊夏羊山羊也吳羊頭小角短山羊頭  
大角長此說分別甚明是則吳羊之頭本小而禽獸之體牝更  
小於牡故傳以牝羊無大首之道不必改墳爲玃也  
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傳治日少而亂日多箋云今者士卒人人  
於晏早皆可以食矣時饑饉軍興乏少無可以飽之者正義曰

鄭以幽王時恆多禍亂曾無治時何得云治日少乎所以易毛  
汪氏異義曰亂日多者師旅數起饑饉荐臻也故箋語正申明  
亂日多之意疏以爲易傳恐不然承琪案序云君子閱周室之  
將亡傷已逢之傳以治日少亂日多爲言者卽王風我生之初  
尙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意非以幽王之時尚有治日也疏  
誤會傳語故以鄭爲易毛耳

何人不將經營四方傳言萬民無不從役正義曰言萬民何人  
而不爲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承琪案上箋以何日不行  
指將率而言故正義以此何人不將爲將率之所將然此乃鄭  
義耳毛傳多訓將爲行此言萬民無不從役當亦訓將爲行呂



記引邱氏曰將亦行也似合毛義李迂仲曰何日不行以見其  
一歲之中無日不行也何人不將以見其一國之中無人得免  
戰爭之苦也

何草不元箋云元赤黑色始春之時草芽斲者將生必元於此  
時也兵猶復行正義曰春秋元命苞稽耀嘉皆云夏以十三月  
爲正物生色黑故知始春之時草芽斲者將生必元也釋天云  
九月爲元孫炎曰物衰而色元也詩曰何草不元與此始春之  
言不同者爾雅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李巡曰九月萬物畢盡  
陰氣侵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寒之黑不由草元色孫炎之言  
謬矣承琪案易林蒙之蒙云何草不黃至末盡元室家分離悲  
愁于心據此則焦氏明以草元爲物衰之候非春初始生之謂  
以經文先黃次元是經歷秋冬已足見踰時之久不必又及明  
年春生而元也

有芃者狐傳芃小獸貌案芃本訓草盛故載馳下泉黍苗棫樸  
諸言芃芃者傳皆以美盛長大等語釋之此以芃爲小獸貌者  
蓋取訓詁相反之例芃爲長大反之亦得爲小也箋云狐草行  
草止乃釋率彼幽草之意或據淮南子禽獸有芃人民有室注  
云芃蓐也以證鄭箋草行草止指有芃而言是則有草者狐率  
彼幽草經文爲不辭矣



